

學習資料

(幹部學習材料之七)

松江省委宣傳部編印

1948.11.29.

目 錄

一、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一
二、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劉少奇) 四
三、反對局部觀點樹立全局觀點	二七
四、進一步加強在職幹部學習	三四
五、蘇聯全體人民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三八
六、重要的問題在於學習	(陳伯達) 四九

全世界革命力量團結起來

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

(給『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雜誌紀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東譯所寫的論文)

毛澤東

現在，當着全世界覺悟的工人階級和一切真誠革命的人們對於蘇聯偉大的十月革命第三十一個周年舉行歡欣鼓舞的紀念的時候，使我想起斯大林在一九一八年，在十月革命第一個周年紀念的時候所寫的那著名的論文。斯大林在這篇論文中說：『十月革命的偉大意義，主要地是：第一，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範圍，把它從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爲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一個整個問題。第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樣，就大大促進了西方和東方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它們吸收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的巨流中去。第三，這樣，它就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道橋樑。建築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歷史是按着斯大林所指出的方向發展的，十月革命給世界人民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築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並且這條革命戰線是在列寧和斯大林而在列寧死後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導之下建築起來和發展起來的。

在世界範圍內，難道除了這樣一條革命戰線以外，還有什麼別的革命戰線嗎？三十年的歷史難

道還沒有證明：一切既不滿意帝國主義，又不滿意蘇聯的人們，一切企圖站在帝國主義者的反革命戰線和反對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人們的革命戰線之間的所謂「中間路線」，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澈底虛偽和澈底破產嗎？

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列寧、斯大林式的革命黨。沒有這樣一個革命黨，沒有一個按照馬、恩、列寧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及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共走狗。自從馬克斯主義產生以來的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只是在有了俄國布爾塞維克領導十月革命，領導社會主義建設和戰勝法西斯侵略的榜樣的時候，才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了和發展了新式的革命黨。自從有了這樣的革命黨，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這個變化是如此鉅大，以致使老一輩的人們完全不能設想的變革，都轟轟烈烈的出現了，中國共產黨就是依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立起來和發展起來的一個黨。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這件事情難道還不明顯嗎？

以蘇聯爲首的世界革命統一戰線，戰勝了法西斯主義的德意日。這是十月革命的結果。假如沒有十月革命，假如沒有蘇聯共產黨，沒有蘇聯，沒有蘇聯領導的西方與東方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還能設想戰勝法西斯德意日及其走狗們嗎？如果說，十月革命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廣大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就是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闢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的意義估計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後，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瘋狂地準備新的世界戰爭，威脅全世界的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們，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的極端腐敗及其瀕於滅亡的恐怖情緒。這個敵人還是有力量的，因此，每一個國家內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須互相團結起來，一切國家的革命力量必須互相團結起來，必須組成以蘇聯爲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並遵循正確的政策，否則就不能勝利，這個敵人的基礎是虛弱的，它的內部崩離析，它脫離人民，它有無法解脫的經濟危機，因此，它是能够被戰勝的。對於敵人力量的過高估計和對於革命力量的估計不足，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以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瘋狂侵略，反對賣國獨裁和以內戰屠殺中國人民的國民黨反動政府爲目標的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現在已經取得了鉅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的兩年時間內，已經打退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四百三十萬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由防禦轉到了進攻。在兩年作戰中（一九四八年七月以後的發展，尙未計算在內），人民解放軍俘虜及消滅了國民黨軍隊二百六十四萬人。中國解放區現有面積二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佔全國面積九百五十九萬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五。現有人口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佔全國人口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三。現有城市五百八十六座，佔全國城市二千零九座的百分之二十九。由於我黨堅決地領導農民實現了土地制度的改革，現已在大約一萬萬人口的區域澈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的土地大致平均地分配給了農村人民，首先是貧農和僱農。中國共產黨的黨員，由一九四五年的一百二十一萬人，增加到了現在的三百萬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在全國範圍內團結一切革命力量，驅逐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打倒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統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國。我們知道，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但是，我們不怕這些困難。我們認爲困難是必須克服，並且能够克服的。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們。苦難的中國人民必須求得解放，並且他們堅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國革命鬭爭，自從十月革命勝利以後，就不再感覺孤立了，我們有全世界的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援助。這一點，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是理解的，他確定了聯合蘇聯反對帝國主義的政策。他在臨終的時候，還寫了一封給蘇聯的信，當作他的一份遺囑。背叛孫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國主義反革命戰線方面，反對自己國家的人民的，是國民黨的蔣介石匪幫們。但是人們不要很久就可以看到，國民黨的全部反動統治將被中國人民所澈底打碎。中國人民是勇敢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勇敢的，他們一定要解放全中國。

（新華社陝北四日電）

論國際主義與民族主義

劉少奇

保、羅、匈、波、蘇、法、捷、意各國共產黨所參加的情報局會議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斥責了無產階級叛徒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指出鐵托集團的這種反蘇立場，乃是從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綱領出發，是走上了變勞動者的國際團結事業及轉向民族主義立場的道路。在這個決議上說：『這種民族主義的立場，可能使南斯拉夫蛻化爲一般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我們中共中央關於南共問題的決議，也指出：鐵托集團由於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一系列的基本觀點，因而陷入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泥坑；同時，又說明了情報局作出上述決議，乃是『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那末，什麼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與民族問題的關係是怎樣的？爲什麼鐵托集團的反蘇立場會使南斯拉夫受美國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而喪失南斯拉夫的獨立，變南斯拉夫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本文打算說明這些問題。同時，爲着使問題清楚起見，本文不得不涉及目前世界的一些根本的狀況。

一、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

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的。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正如斯大林所說：『在各個不同的時期，各個不同的階級出現在鬥爭舞台上，而每個階級都按照它自己來了解「民族問題」。因此，「民族問題」在個各不同的時期服務於各種不同的利益，具有各種不同的色彩，而這是以那一個階級和在什麼時候提出這個問題爲依據。』

因此，我們要了解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必須首先了解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

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即英文之 Ethnocentrism，或譯為國家主義）的民族觀，却將階級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是根據它的階級基礎，從資產階級一階級的利益出發發的。

大家知道：資產階級這一個階級的利益，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剝削的基礎上，追求利潤又利潤，有高的利潤，還要更高的利潤。資產階級又分裂有幾種不同的階層，即使在同一階層之中，也還分裂成幾個不同的集團。而爲着追求自己的利潤，除開不顧一切地剝削無產階級而外，即使在資產階級同一階級之中，他們也是不惜在尖銳的競爭中，互相吞併，大魚吃小魚，大資產階級吞併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以及這一集團排擠或吞併另一集團。資產階級要佔有國內生產資料與國內市場，但因爲它的利潤貪婪並沒有滿足的界限，它還要向國外擴大，在國外佔有市場，原料出產地與投資場所，使其他民族爲本國資產階級服役，從而剝削其他民族，同時擠掉他國的資產階級或它的競爭者。剝削僱傭勞動，又在資產階級內部互相競爭，排擠，壓迫，吞併，戰爭，以致世界大戰。經過一切方法以求達到國內的獨佔與世界的獨佔。這就是資產階級追求利潤的天性。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階級基礎，也是資產階級一階級思想形態的階級基礎。

從這樣的階級基礎出發，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就是：在自己國內，要剝削人民的利益，從於它這一階級的利益，把它這一階級或其中某一上層階級的利益，放在全國人民的利益之上，並企圖由他們壟斷一民族這一種獨佔主義，宣佈自己是本民族的代表或本民族利益的保護人，以作爲欺騙人民的工具；同時，在國外，則把自己民族（實質上是指它的上層階級）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對立起來，企圖把自己民族放在其他民族之上，在可能的時候，就去壓迫和剝削其他民族，以其他民族的利益爲犧牲，並從國外的掠奪中分出一部分以收買國內一部分人，去和緩與分裂本國人民對於它的反對。這種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發展的最高形式，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的侵略戰爭，就是現在以美國帝國主義爲首的世界帝國主義陣營所正在進行的奴役全世界的計劃。

當着一個民族被其他民族壓迫，或在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資產階級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而和這類壓迫發生矛盾的時候，它是可以在一定條件之下，和人民一起，將這類壓迫進行一定程度的鬭爭的。例如：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戰爭時代的資產階級，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意大利統一運動時代的資產階級，近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參加民族革命的資產階級。但是，當着資產階級在得勢以後，能够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馬上變成這種情形的反面，去壓迫其他民族，成爲其他民族的壓迫者，正如英、美、法、德、意、日等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一樣，在它們得勢以後，就轉而犧牲其他民族的利益。壓迫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者變成更小的數目，這類極小數目的大銀行家，財政大王，財政貴族，一方面，把本國轉化爲財政帝國，對本國人民實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把全界許多民族分別加以征服，瓜分爲幾個財政帝國的殖民地或附屬國，用更殘酷的手段去剝削和壓迫它們。資產階級掠奪的財富愈多，他們的貪慾和吞併爭奪的野心，就愈加無底止地擴大，就愈加要加緊對本國人民的壓迫和對全世界各民族實行侵略。並且愈加要在民族主義這個口號之下來實行這種對內的壓迫與對外的侵略，甚至於完全武斷地把自己民族說成是「優良人種」，因而就有權統治世界的其他部分，有權壓迫其他「劣等民族」。由於幾個帝國主義列強都要爭着掠奪世界的弱小民族，就發生帝國主義爲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世界大戰。這一切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罪惡，都是資產階級在「民族主義」這個口號之下幹出來的。

各國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如上所述，當它在得勢的時候，就毫不猶豫地去侵略其他民族，但在另外的條件之下，即在本國民族受到外國帝國主義強大進攻的時候，或在資產階級一階級或其中某一個上層階級的利益是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發生尖銳矛盾的時候，或本國人民起來威脅它的統治的時候，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對它施以威脅利誘，它就可以出賣自己的民族，而幫助異民族的統治者或其他帝國主義者來壓迫本國人民，以本國的人民爲犧牲，來達到它保護其財產，維持其政治地位或統治的目的。稍遠的例子，如大家所熟知的，巴黎公社時代法國資產階級的梯也耳（出賣法國給德國）；較近的例子，如半殖民地中國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希特勒面前的法國達拉第和貝當，

波蘭的比爾蘇斯基和貝克，捷克的哈柴，挪威的吉斯林等等。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資本主義的危急情況，英國，法國，意大利以及歐洲其他各國的反動派，就更不惜跪倒在美國帝國主義面前，而供其驅使。資產階級只有在對它有利的時候，它才拿出『民族主義』這個口號去煽動人民，而在對這不利的時候，它就毫無民族的氣節，成爲民族的叛徒。

這就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即民族觀，也就代表資產階級的世界觀。

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

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是在根本上相反的。

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對於民族的看法，及其處理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原則，是從本國人民群眾的根利益出發，同時也是從全世界各民族的人民群眾——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民族的侵略，既然是階級剝削制度的一種產物，無產階級不剝削任何人，而且爲追求一個人不剝削人的社會制度而鬥爭，它就必須反對一個民族去壓迫另一個民族。無產階級不能在人類社會上保存任何人壓迫人的制度，否則，就不能使自己得到解放。因此，無產階級堅決反對任何的民族壓迫。它既反對任何異民族壓迫自己的民族，同時，又堅決反對自己的民族去壓迫任何其他民族，而主張一切民族（不論大小強弱）在國際間國內的完全平等與自由聯合及自由分立。並經過這種自由分立（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各帝國主義國家對於世界大多數民族的壓迫和束縛）與自由聯合（即在打破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由各民族實行在完全自願的基礎上的聯合）的不同具體道路，逐步地走到世界的大同。

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形成的階級基礎。這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處理世界民族

問題的基本原則或基本綱領。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成爲最堅定的領導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戰士。例如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是澈底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者，同時又是最堅決地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民族，保衛祖國獨立自由，反對一切賣國賊的革命的愛國主義者與革命的民族戰士。在我們中國，第一個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主張民族獨立的明確綱領的，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中國共產黨，歷來是中國人民反帝的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與組織者，而這種民族統一戰線的規模，包括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一直包括了開明士紳。這種革命的民族解放運動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相矛盾，而且完全一致，成爲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運動的一個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成爲它的最廣大的直接的同盟軍。這種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就是向着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事業的道路上前進一大步，就給予世界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極大的援助和推動。

因此，很明顯，在被壓迫民族中，共產黨人如果不去具體地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爲民族解放而鬪爭，而只把『國際主義』當成裝飾的空談，那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幫助了帝國主義。結果，就會墮落到像卑鄙下賤的托洛茨基派一樣，成爲帝國主義的忠實的走狗。共產黨人如果在自己民族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之後，又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又去實行民族利己主義，又去爲了一個民族上層階級的利益，而犧牲全世界各民族勞動人民與無產階級群眾共同的國際利益，甚至不但反對帝國主義，反而倚靠帝國主義的幫助去侵略與壓迫其他民族，或者以民族保守和排外的思想去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去拒絕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國際團結，去反對社會主義的蘇聯，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援助了國際帝國主義者，並使自己變成帝國主義陣營內的一個小卒。南斯拉夫的鐵托集團，則正是走着這樣的道路。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在一切壓迫民族中，即在一切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共產黨人，從來就是最堅定的，無條件的對本國民族中的統治者——帝國主義集團去侵略和壓迫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並用一切方法無條件地去援助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主張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脫離本國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與完全解放。例如：舊俄帝國、英、美、法、德、意、日、荷、比等國的共產黨人，他們是堅定的國際主義者，所以他們堅決的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者去壓迫與侵略印度、馬來亞、菲律賓、印尼、越南、中國、中南美洲、非洲和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而堅決主張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因為共產黨人深深了解馬克斯的名言：『壓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夠自由的。』因為如果沒有這種民族解放運動去消磨、削弱和破壞帝國主義統治的基礎，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就很難在反對獨佔資本的鬭爭中得到勝利，就很難解放自己，所以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解放運動，同時就是援助了各國無產階級自己的解放。

根據上述原則，所以，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政權以後，就必須馬上取消本國帝國主義對於國內及國外一切民族的壓迫。例如：列寧、斯大林在俄國十月革命推翻俄皇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取得政權之後，即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地馬上宣佈取消帝俄時代對於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取消帝俄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切奴役制度，宣佈國內民族一律完全平等，這就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原則的實施。

因此，在壓迫民族的國家中，在無產階級的隊伍內，如果有人把『國際主義』作為裝飾的空談，或者墮落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去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而去援助本國帝國主義者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部落後國家，這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成爲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例如：被帝國主義所收買的工人階級上層貴族的代表……各國社會主義黨的右派和英國工黨的右派，就是屬於這類無產階級的叛徒。又如果共產黨人在自己國內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政權之後，而不馬上取消帝國主義對於外國一切民族的壓迫，並宣佈國內一切民族完

全平等，而去繼續這種民族壓迫，而去對其他民族實行侵略，那也就是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而把『國際主義』當作了裝飾的空談，墮落到了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立場。

但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壓迫民族也可能變成被壓迫民族。例如：在希特勒侵吞法國、比利時、荷蘭等國這樣的時候，這些國家內的共產黨人和那些資產階級的民族叛賣者相反，他們根據上述原則，英勇地站在民族鬭爭的最前線，爲反對法西斯侵略者而戰。又例如，在美國帝國主義馬歇爾計劃奴役下的歐洲各國，而同時其中一些國家內的資產階級反動派又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之下，繼續鎮壓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像法國在安南，英國在馬來亞及其他殖民地，荷蘭在印尼所作的，在這樣時候，這些國內的共產黨人，根據上述原則，就一方面，必須堅決抵抗美國帝國主義者對於自己民族的奴役與侵略，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對於美國的投降和對於自己民族的叛賣，保衛自己民族的獨立；而在另一方面，又必須堅決反對自己民族中的資產階級的統治者對於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政策，反對它們去壓迫和掠奪殖民地的民族，無條件地擁護殖民地民族反對本國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而在這種情況下的歐洲各國社會黨的右派與英國工黨的右派，則是：一方面，他們繼續對殖民地施行帝國主義的政策，另一方面，則擁護奴役自己民族的馬歇爾計劃。共產黨對於這些叛徒們，則是毫不留情地加以反對的。

這些，就是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在各種不同民族與不同情況中，關於民族問題所採取的不同的具體綱領與具體政策。這些綱領和政策，都是根據本民族人民群眾，又根據全世界各民族人民群眾——即全人類共同的根本利益出發來決定的，同時，也完全符合於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這就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世界觀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具體應用。

我們知道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又知道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我們就可以懂得：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乃是代表兩個不同階級，互相敵視的兩種世界觀，思想和口號。列寧說：『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這是兩個不可調和——互相敵對的口號』

它們是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兩大階級陣營相適應，而表現了民族問題上的兩種政策尤其是兩種世界觀。」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爲什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及其關於民族問題的立場與理論，必須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嚴格區別出來，任何共產黨人，如果墮落到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立場，就是背叛了共產主義。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任何帝國主義，在可能的時候，就一定要去侵略和壓迫其他民族，就一定不會有任何忠心去幫助其他民族爭取獨立和解放，有時，這個帝國主義國家也去援助被壓迫民族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但它也不是爲了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利用被壓迫民族去反對自己的競爭者，避免自己的災難，企圖在擠掉它的競爭者以後，去建立它自己對於被壓迫民族的統治，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希特勒要建立所謂『歐洲新秩序』，日本軍閥要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及『中日共存共榮』，美國帝國主義的所謂『馬歇爾援歐復興計劃』與『援助中國經濟建設』及『援助朝鮮獨立』，『幫助菲律賓獨立』，英國幫助印度、緬甸『獨立』等等，其目的，都不是爲了援助其他民族復興，不是爲了援助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與解放，而是爲了要建立或者要保持它自己對於這些民族的侵略和統治。任何被壓迫民族，都不能從這些帝國主義的所謂『援助』下得到真正的解放與獨立，真正的民族獨立與解放，是不能希望任何帝國主義的好意賜予或忠心援助的。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幻想美國帝國主義會有任何好意給予中國民族真正的獨立、和平、民主以援助，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根據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處理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共產黨人一定要成爲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中最堅定，最可靠和最能幹的領袖，一定要成爲自己民族的正常利益的最堅定的保護者，一定要無條件地去援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一定不能去侵略任何其他民族及壓迫國內的少數民族。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所謂『共產黨人既是國際主義

者，就不能成爲民族獨立和解放運動的領袖，就不能成爲自己民族，自己祖國利益的保護者』等等說法，以及所謂『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侵略中國，朝鮮及其他民族』，『蘇聯實行擴張政策』等等說法，都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毫無根據的武斷宣傳和惡意譏諷。只有共產黨人和世界無產階級，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才是一切被壓迫民族爭求解放及保護民族獨立的最可靠的朋友，一切民族，要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求解放和保衛民族獨立，取得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的援助，乃是勝利的最重要的條件。這樣，我們就可以懂得：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抱一種不信任，不友好的態度，甚至認爲『資本主義國家對南斯拉夫的危險，比蘇聯對南斯拉夫的危險還要少一些』，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

這樣，我們也就可以懂得：把共產黨領導下的蘇聯的對外政策與帝國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混爲一談或同等看待，用對待帝國主義國家的同樣態度去對待共產黨領導的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如鐵托集團所作的那樣，乃是極端錯誤的和有害的，乃是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根本原則，背叛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墮落到了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立場的結果。

三、世界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的現狀

帝國主義的侵略，把全世界各民族分爲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兩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列寧關於這兩類民族的狀況，有下列的分析：

『帝國主義大戰後所形成的世界圖畫，其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十二萬萬五千萬人——乃是被壓迫的殖民地——是活生生的被瓜分的國度，如波斯、土耳其、中國，是被戰敗而被投於殖民地地位的國度。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這是這樣的一些國度，這些國度雖保存了它們原有的地位，但它們已陷入對美國的經濟的依賴地位，並在戰爭期間是處於軍事的依賴地位，因爲戰爭包括了全世界，戰爭不許任何一個國家保持真正的中立。最後，還有不到二萬萬五千萬人口，是在這些國度裡，在這些國度裡

，不消說只有上層份子，只有資本家，才享受了瓜分世界的利益。共計十七萬萬五千萬人。這就是地理上的全部人口。」（在一九二零年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

這就是近代世界上的民族問題。這就是少數國家的帝國主義者「上層分子，資本家」兇惡地壓迫與掠奪全世界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問題。這種民族問題的情況，又是反映了世界資本主義矛盾的尖銳化，反映了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在帝國主義時代的尖銳化。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不能不引起各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殖民地的尖銳鬭爭；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發生一切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爭求解放的世界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期，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俄國的無產階級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線，成就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遂分裂為兩個不同的經濟體系。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在這種總危機下面，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變得更加偏激，殘暴，更富侵略性。以奴役世界各民族為目標的德、意、日等國的法西斯主義，便是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尖銳矛盾中的最腐朽，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意、日的法西斯被以蘇聯為首的世界各國反法西斯力量所打敗；東歐各國人民在蘇聯援助之下，繼起突破了帝國主義的陣綫，建立了新民主國家；世界各國共產黨，由於在反法西斯大戰中成爲保衛自己祖國最英勇的領導者與最堅強的力量，因而在人民中有極高的威信，各國共產黨都空前地強大了；東方的民族革命鬭爭，在中國、越南、印尼、緬甸、馬來亞等等，正如燎原之火。這樣，世界的情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已起了新的根本變化，表現了資本主義總危機比第一次大戰後有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在這個時候，美國帝國主義就代替希特勒和日本軍閥，製定了統治世界各民族的更兇惡的奴役計劃及其對全球的擴張政策。不消說，這又是一個在這資本主義總危機新的更尖銳化的發展過程中，最腐朽最反動的獨佔資本的產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民族圖畫的基本輪廓，大致是這樣的：

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蘇聯，這是世界各民族反帝國主義反法西斯主義的領導者，在打敗德、意、

日法西斯主義之後，正在繼續向無限的繁榮前途前進，並繼續為保衛世界的和平、民主與各民族的獨立而奮鬥。這個國家擁有二萬萬人口。其次，蒙古人民共和國人口一百萬，這是老早解放了的。再其次，是東南歐的各新民主國家，捷克斯拉夫、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共有八千五百萬人口。從德、意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來以後，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走向社會主義。其中，只有南斯拉夫，由於鐵托集團的背叛，無產階級正在進行反對其背叛者的鬥爭。又其次，解放了的北朝鮮和德國東部，人口約近三千萬。此外，今天還在繼續直接和外國帝國主義及本國賣國賊戰鬥着的民族，如我們中國的解放區，擁有一萬萬六千八百萬人口。業已完全擺脫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正在進行新民主主義的建設。如果再加越南、印尼、希臘等國業已解放了的人口，這樣，直到今天為止，全世界約二十萬萬人口當中，約有五萬萬以上的人口業已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了。人民在這些國家中，真正獲得了獨立自由的主人翁的地位。

這些業已解放了的人口，已超過了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這是表現着世界的新生，表現着世界人類在爭求解放的鬥爭中所業已達到的範圍和水準。無疑的，這些解放人口的數目，在今後將要一天一天地增加起來，世界全部人類都將在不久的將來要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不管鬥爭可能還有各種曲折，這個解放的總方向，乃是歷史必然的不可抗拒的規律。這在我們中國，由於偉大的人民解放軍的節節勝利，全中國四萬萬七千五百萬人口完全解放的前途，乃是特別明顯的可以看得到的。

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在德、意、日法西斯被打敗之後，世界上六個大帝國主義國家（美、英、法、德、意、日）已有三個被打倒。現在世界上擁有多少大小不一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還有美、英、法、荷、比、葡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減少了，但是，由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各民族，葡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減少了，但是，由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各民族，葡等國，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減少了，但是，由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各民族，葡等國的規模，却是空前的。荷、比、葡之類的國家不消說了，即使像英、法這樣的國家，也因在大戰中受了極大的損傷而變為軟弱無力了。雖然這些國家的反動派還在繼續用殘暴的帝國主義的流血方法屠殺殖民

地民族的解放運動，但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出賣自己民族，與社會黨及工黨的右派的叛賣本國人民的政策，已把自己國家貶為美國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附屬國與保護國了。所以除了上述業已解放的五萬萬以上的人口之外，全世界各民族（不包括美國在內）有三萬萬幾千萬的人口，或是直接地，或是間接地處在一個美國帝國主義的統治之下，而英、法、荷等國的反動派，則實際上變成了美帝國主義的幫兇和賣國賊。美國只擁有一萬萬四千萬人口，而站在美國人民頭上的，又只是摩根、洛克菲勒、杜邦、梅隆等著名的八大財團，其反動運動的代表人物，只不過是一小撮，約一千個人而已。

八大財團，一千個人，一方面，在國內，統治了一萬萬四千萬的美國人民；另一方面，又在美國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在國外，直接與間接地奴役世界上除蘇聯及其他業已解放的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如果把美國人民這個數目也包括在內，那末，這就是說，美國八大財團直接或間接地統治佔地球將近四分之三，即十四萬萬幾千萬的人口，而且它們還在千方百計地妄想：有一天在蘇聯及其他解放了的地方建立起美國帝國主義的奴役制度。

這就是目前世界民族問題的基本情況。

四、目前世界的兩陣營與民族解放運動的道路

如上所述，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主要的就是美國帝國主義壓迫和掠奪，或者企圖要去壓迫和掠奪全世界各民族的問題，就是全世界各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掠奪，以爭取民族解放，或保衛民族獨立的問題。

美國帝國主義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就製訂了他們掠奪和壓迫全世界各民族的計劃。大戰結束後，他們實行了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就一步接着一步地把世界上許多國家和民族置於自己的控制 and 統治之下，在全世界佈置軍事基地網及插足一切國家和干涉一切國家的內政。這些都是他們的野心侵略計劃的產物。而他們這種侵略計劃，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一樣，是在所謂「防蘇防共

」的口號之下進行的。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用盡一切力量動員本國的人民來支持它的計劃，就不能不嚴厲壓迫本國人民中反對它的計劃的一切力量。因此，它就要向美國人民宣傳所謂『美國世紀』，及白人種優越的『理論』，說美國應該『領導世界』，全世界各民族都應歸它統治。因此，它就要壓迫美國共產黨，美國進步的工會及華萊士領導的進步運動，並在美國建立法西斯式的統治，否則，它就不能實現自己的計劃。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拚命反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實行這種計劃的力量，它就要反對蘇聯，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反對中國共產黨及中國人民解放運動，反對希臘，越南，印尼，馬來亞，緬甸，菲律賓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因此這一切國家和這一切力量，結成了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堅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因此，它就在鐵托集團表示了反蘇立場，脫離了共產黨情報局，並在國內實行摧殘真正進步的有生力量之後，表示了情不自禁的歡呼：它就要準備着在將來的什麼時候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妄想去征服世界上一切反抗它的力量。

美國帝國主義者，爲了要實現自己奴役世界的計劃，它就不能不在世界各國尋找能够執行與贊助它實行這種計劃的走狗和代理人，尋找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並且援助各國的民族叛徒和賣國賊去鎮壓各國人民的反抗運動與反對蘇聯。它就要援助世界各國的反動派，援助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殘餘勢力，使其復活，因爲這許多國家的資產階級的反動黨派和法西斯殘餘勢力作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和走狗，在美國援助之下，去鎮壓本國的人民和殖民地民族的反抗運動，去反對蘇聯和各國人民民主力量。

然而，也由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民族，民族問題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就成爲更大多數人口的問題，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在民族問題上是更加擴大了，而帝國主義國家的數目則已更少，也更加孤立了。帝國主義的基礎已經更加動搖，它們的整個力量已經並正在大大

地削弱，被它們所壓迫的人民，已經並正在日益廣大加入反對它們的鬭爭，最後推翻它們的統治的日子。已經更加接近了。歐洲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同時就是這些國家的賣國賊，即全民族的敵人；而歐洲各國無產階級要贏得社會主義。就必須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奴役。又反對本國的賣國賊。階級問題和民族問題是這樣明顯地聯結起來，這就有利於歐洲各國無產階級。一方面，團結國內更廣大的人民，而把保衛自己民族獨立與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另一方面，又團結殖民地與半殖民地更廣大的人民，而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自己爭取社會主義的事業聯合起來。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與歐洲各國反動派的出賣自己民族，既是反映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反映資本主義各種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反映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正坐在新的猛烈危機的火山口上，而企圖作瘋狂的垂死的掙扎；同時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計劃，又正是加強了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的發展，加強了資本主義世界各種基本矛盾——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矛盾，帝國主義之間爭奪殖民地與市場的矛盾，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的矛盾——的尖銳化，而促進全世界最大多數的人口不得不為自己的解放而實行全世界的大聯合，並以此促進帝國主義的死亡。

現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加緊進行奴役世界各民族的活動，英、法、荷等國帝國主義者在美國援助下對於殖民地民族的加緊鎮壓，以及各國人民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和其他帝國主義的人民民主運動和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已使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空前地緊張起來。現在世界上已分為這樣兩個互相敵對的陣營。一方面，是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世界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這就是世界的帝國主義陣營。另一方面，是蘇聯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中國和東南亞各國與希臘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這就是世界的以帝國主義陣營。美國帝國主義成爲世界一切反動力量的堡壘，而蘇聯則是一切進步力量的堡壘。這兩個陣營，包括了全世界的一切民族，一切國家和一切階級，階層與黨派。在這兩個陣營處在這樣相互緊張鬭爭的時候，人們不站在這一邊，就要站在那一邊。即是說，你不站在帝國主義陣營幫助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去奴役世界或奴役自己民族，你就要站在反帝國主義陣營去幫助世

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或爲自己民族的解放而鬭爭，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而同時，這也就幫助了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幫助了美國及世界各國的人民民主力量，幫助了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不站在一邊，又不站在那一邊，而實行中立，則是不可能的。在目前世界這種緊張形勢下，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所早已指出的：所謂「中立」，只是一種騙人的鬼話，不管從主觀上是否有意去騙人。

由此可見，在目前世界這種形勢下，一切被壓迫民族要求得解放，就不能不反對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走狗——本國的賣國賊，就不能不反對世界各國的反動派，就不能不聯合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就不能不聯合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及人民民主力量，就不能不聯合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就是說，不能不站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向美帝國主義及其在本國的和在世界上的走狗進行堅決的鬭爭。否則，任何民族的真正解放，都是不可能的。

由此可見，美、英、法、荷等國，特別是美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和這些國家的人民民主力量，如如果能够起來推翻這些國家獨佔資本家的統治，廢棄其帝國主義的內外政策，實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國內政策與民族政策，那末，它將造成的結果，就不只是要徹底解放這些國家的人民，而且要徹底解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所以，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和人民在國內的徹底勝利，以及他們對於獨佔資產階級統治的每一個打擊，都是對於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因此，世界各國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就必須十分注意地去取得這些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援助，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爲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勝利。

由此可見，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反抗美、英、法、荷等帝國主義的勝利，使這些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失去殖民地，即失去它們統治世界的基礎，因而就要大大削弱這些帝國主義者對於國內的統治力量，因而就使這些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能够比較容易地從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勝利，以及他們對於帝國主義的每一個打擊，都

是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最好的直接的幫助。世界各國的、特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與共產黨及人民民主力量，就必須更加努力地去支援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更加進一步地去和他們建立共同的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聯盟；因為彼此的敵人原來是共同的，而又同樣地：一個方面的勝利，也就援助了另一方面勝利。

由此可見，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蘇聯的存在及其強盛，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的存在及其發展，都是對於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各國反動派，對於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極大的打擊，都是表示與加強世界資本主義的總危機，都是促進資本主義世界走向最後崩潰，都是加強世界各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及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陣營，都是促進世界各國社會主義的及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走向勝利。一九二五年春天，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孫中山臨終時致蘇聯遺書說過：「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藉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爲基礎的國防制度中謀解放。」這個真理是常新的。這個真理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大戰中更進一步地被證明出來了，而在現在與今後世界人類的解放鬥爭中，又將更進一步地加以證明。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所闡釋的，或者聯合蘇聯，或者聯合帝國主義，二者必居其一。這是愛國與愛國的界限，這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這是世界上不論那個民族是走向進步或是走向倒退的界限，而反對蘇聯，必然只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背叛自己民族的利益。

所有上述種種，都說明了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一切國家的無產階級與人民民主力量，都必須互相聯合起來，都必須和蘇聯聯合起來，都必須和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才能戰勝美國帝國主義奴役世界的計劃及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統治，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即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並從而解除作爲帝國主義侵略根源的獨佔資本在其本國的統治。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按照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按照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聯合世界各國一切勞動人民及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聯合

蘇聯與東歐各新民主國家，共同奮鬥，互相幫助，互相支援，才能解放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

這就是說：如果實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民族觀及其對於民族問題的綱領和政策，不去聯合蘇聯，而去反對蘇聯，不去聯合東歐各新民主國家，而去反對東歐各新民主國家，不去聯合世界各國的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而去反對各國共產黨與無產階級及人民民主力量，不去聯合一切被壓迫民族，而去反對貧民、苦力、佃戶、雇員、奴隸、如鐵托集團在南斯拉夫所作的那樣，那就必然要去聯合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各國主義，就必然要站在帝國主義陣營，聯合世界各國的反動勢力就必然不能成功任何民族解放事業，更不能成功任何社會主義事業，就必然要使自己民族受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他帝國主義所愚弄和侵略，以至喪失自己民族的獨立，使自己國家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因此，正如中共中央所說，共產黨情報局在自己的決議中向全世界及南斯拉夫人民指出這種危險前途，以便南斯拉夫人民警覺起來糾正鐵托集團的錯誤，乃是『爲保衛世界和平民主事業，保衛南斯拉夫人民免受美帝國主義的愚弄和侵略所應盡的職責』。

這就是說：各國共產黨人與各國人民必須根據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而不是反對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必須廢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不是根據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去指導目前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及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並使這種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密切結合起來，才能使這兩種革命都得到勝利，才能解放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問題。否則，不獨不能取得任何社會主義的勝利，也不能取得任何民族解放運動的真正勝利。

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應該和世界上一整個革命問題聯系起來看，應該從歷史全局與世界全局來看，而不應該孤立地從局部的觀點上去看，不應該從任何超現實的抽象的觀點上去看。正如列寧和斯大林所說：民族問題不應該孤立地去估量，而應該在世界範圍內去估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依據新的世界歷史全局，民族問題應該從反對國際帝

國主義和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而不應該再從這個新時代以前的舊的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去估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俄國十月革命以前，民族問題乃是世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在這以後，民族問題乃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書中所詳盡地發揮了的斯大林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以及在這本書中所詳盡的分析了的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轉到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乃是完全正確的。只有根據這個正確理論去指導民族解放運動，才能解放世界上的被壓迫民族，才能解決目前世界上的民族問題。在中國從事反對美國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一切人們，首先是共產黨人，但是不獨共產黨人，任何一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只要他們是真心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是表面上講革命，實際上想破壞革命的人們，他們就應當這樣去想，去做，而不應當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如果他們有另外的想法和做法，那麼，他們就將誤入歧途，而為革命隊伍所拋棄。

毫無疑義：把民族問題從階級問題分開來看，把民族的鬭爭從階級的鬭爭分開來看，乃是完全錯誤的，有害的，乃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一種欺騙。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與近代帝國主義侵略，既然是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發展所形成的一種政策，而目前美國帝國主義企圖實現世界霸權的夢想，乃是其最後的產物。美國帝國主義這種奴役世界的反革命政策，就更加空前明確地把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聯繫起來，也更加空前明確地指出了：要消滅帝國主義侵略的根源，就必須推翻資本主義宗主國的獨佔資本的統治。

人類解放鬭爭的總前途，乃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恰如莫洛托夫的名言：『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條條道路都通向共產主義的時代。』各民族的人民，都將經過自己具體鬭爭的道路，到達這一點，而在被壓迫民族中，民族解放的鬭爭，則是一種必須經過的道路。只有社會主義廢除了人剝削人的制度，像在蘇聯那裡一樣，才能完全消滅侵略的可能性。社會主義的蘇聯廢除了一切的階級剝削制度，社會生

產力在那裡有無限發展的前途，它既不允許別人去侵略它，也絕不允許，更完全不需要去侵略別人，所以它就成爲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堡壘，成爲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最可靠的和最好的朋友。當社會主義制度逐步在各國實現之後，那時『侵略』的字眼，便只能在世界人類頭腦的歷史回憶中成爲古怪的字眼而存在了。

這就是全人類最後解放，也就是全世界各民族最後解放所必須經過的道路。

五、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的進步性與

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這種民族主義的態度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從歷史看任何問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區別了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區別了它的客觀作用的不同，並決定了無產階級對它的不同的態度。

當資本主義初起時代，資產階級所進行的民族運動，是爲反對異民族壓迫，建立民族國家。這是有歷史的進步意義的，無產階級曾經擁護了這樣的民族運動。在近代，則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也是有其客觀歷史上的一定的進步意義。

歐美和日本的資產階級在許多落後民族中，建立了帝國主義奴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制度，在這種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例如在中國，印度，朝鮮，印尼，菲律賓，越南，緬甸，埃及等等，又不可避免地生長起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因爲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第一和帝國主義有矛盾，第二和這些國家的落後封建勢力有矛盾，而這種封建勢力又與帝國主義相結合，限制和損害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因此，這些地方的民族資產階級在一定歷史時期和一定程度上就有其革命性，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其動員群眾起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時候，就有其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如列寧所說：「

這種民族主義有着歷史的正當性」（在東方人民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講）。因此，無產階級對於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應當在同盟者「不阻礙我們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和組織農民和廣大被剝削群眾」（列寧）的條件之下，與這種有一定反帝反封建作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合作，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統治。這種合作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和孫中山的合作。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一種。但正如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上的分析：孫中山三民主義，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及十月革命以後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發生了分別爲舊三民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重大變化；在前一個時期，是屬於舊民主主義，即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是舊的資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在後一個時期，則是屬於新民主主義，即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成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舊民主主義時代的兩重性質，就是：他反對當時中國的統治者滿族朝廷，有進步的性質；但是，提倡大漢族主義，就是反動的性質。但在十月革命之後，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時代，由於他接受了蘇聯與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把那種大漢族主義的民族主義加以修改，轉到主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與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的革命的民族主義的時候，轉到主張「中國民族自求解放」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的時候，這就是轉到新民主主義，而我們共產黨人也就採取和他合作的政策。這種合作，對於民族解放和當時無產階級的利益，都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在後來又被孫中山的無恥叛徒所破壞。

雖然，即使在這種時候，孫中山的世界觀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的民族主義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還帶有反動性質的一面（例如：所謂「血統」，「國族」的觀點，所謂「大亞細亞主義」等）。可是在這時，他主張「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民族革命主義，實行聯蘇、聯共，援助工農三大政策，這就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新時代中，殖民地

半殖民地革命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進步性的高度表現。這就有很大的革命意義。

但是，隨着孫中山逝世不久，孫中山的無恥叛徒——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蔣介石汪精衛等國民黨反動派，就把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拖到了另一種極端相反的反革命道路，由反帝轉到降帝，由聯蘇轉到反蘇，由聯共轉到反共，由擁護工農轉到屠殺工農，並利用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裡面屬於保守性質和反動性質的東西，變成他們反民族的旗幟。因此，共產黨也就必須轉到採取堅決的政策去反對以蔣汪兩賊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以保衛民族的利益。

當然，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度中，像在印度、緬甸、暹羅、菲律賓、印尼、越南、朝鮮南部及其他地方，共產黨人對於那一部分已投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主要是大資產階級反動派），也同樣地必須採取反對他們叛賣民族的堅定政策，以保衛自己民族的利益。否則，就是極大的錯誤。而對於尚在反對帝國主義，並不反對人民群眾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的民族資產階級，共產黨人就應當和他們建立反對帝國主義的合作；而如果不認真地去建立這種合作，或者反對，或者拒絕這種合作，那也就是極大的錯誤。即使這種合作是不可靠的，暫時的，動搖不定的，都必須認真地去建立。

世界各國革命的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都充分地說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民族問題是與階級問題相聯繫，民族的鬥爭是與階級的鬥爭相聯繫的科學分析，是完全正確的。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我們就可以知道：爲什麼一個民族在某種時候會被另一個民族所壓迫，而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爲什麼這樣的民族不但從封建階級中而且可以從一部分資產階級（例如中國的買辦官僚資產階級）中出現賣國賊；又在什麼條件下，必須依靠什麼階級的領導，才能獲得民族的解放；等等。根據階級的歷史分析，同樣地可以告訴我們：雖然在我們中國的小資產階級或民族資產階級中出現過像孫中山這樣傑出的民族革命家，但一般說來，這裡的資產階級也是只按照他自己的階級的狹隘利益去看民族問題，並根據他一階級的利益或這樣變化，或那樣變化的。而同樣地，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才是真正地和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一致，同時，又是和全世界各民族人民——即全人類共同的國際利益完全一致。當

無產階級在被壓迫民族中出現在鬪爭舞台上，成爲全民族反帝鬪爭的首領，成爲全民族的救星的時候，例如在中國，任何階級、黨派或個人，如果是真正的愛國者，像孫中山一樣，就必然要和共產黨合作（與聯蘇及擁護工農利益相聯繫）；反之，如果他反共（與反蘇及反對工農利益相聯繫），像蔣介石汪精衛一樣，結果就必然成爲帝國主義的奴才，成爲萬惡不赦的漢奸賣國賊。

同時，這種階級的歷史分析，也告訴了我們：由於帝國主義的威脅，利誘與國內階級鬪爭的存在，當國際與國內的歷史鬪爭尖銳化的新場合或新時期，革命隊伍中也可能出現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與南斯拉夫的鐵托這類人物，他們投降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而背叛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共同利益，並將本民族的人民解放事業，置於極端危險的地位。他們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代言人。他們不惜把任何民族解放事業半途而廢，使自己的國家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是一切國家的共產黨和每一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加以警惕的。

六、結論：真正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互相結合

前述一切，就是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共產黨人關於民族問題的觀點和原則，即是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相結合的觀點和原則。

顯然，各國人民大眾的真正的愛國主義與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並不矛盾，而是互相結合的。毛澤東同志在抗日戰爭時期曾經寫過：『對於我們，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着，我們的口號，是爲保衛祖國，反對侵略者而戰。』『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不消說，這些話也完全適合於我們今天的愛國革命戰爭。

列寧把愛國主義形容爲『許多世紀與數千年來參預的國家所鞏固起來的最深厚的感情之一。』真正的愛國主義乃是對於數千年來世代相傳的自己祖國，自己人民，自己語言文字以及自己民族的優秀傳統的熱愛，這種愛國主義，是和那種自大自私的，排外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以及反映那種落後的

家長制的、小農的狹隘閉關主義、孤立思想、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等民族偏見，是完全沒有關係的。純正的愛國主義尊重其他民族的平等，同時希望世界人類優秀的理想在自己國內實現，主張各國人民的親愛團結。至於反動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則煽惑各國人民的互相敵視與仇恨，而落後的家長制的民族偏見，則把自己民族和世界隔絕起來，糾纏於坐井觀天和不長進的過程之中。所有這些，我們都必須堅決地加以反對。

以上，就是我們關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大略解釋。現在不論在我們黨內和黨外，對於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都有甚多的誤解和模糊的觀點。此外，法西斯分子還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極端反動的欺騙宣傳。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如果不加以清除，這些法西斯主義的宣傳，如果不加以揭露，對於目前中國的人民解放運動，將是極端有害的。本文的發表，希望能在清除這些誤解與模糊的觀點及揭露法西斯主義宣傳的努力中有所幫助。這就是我們的目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

反對局部觀點樹立全局觀點

根據於目前形勢和黨內狀況的科學分析，黨的中央在全黨領導幹部面前指出了忽視革命理論的經驗主義傾向已成爲黨內幹部思想上的主要危險，提出了在領導機關領導幹部中反對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任務。目前形勢的急劇發展，要求我黨幹部的思想與作風的迅速轉變，以適應於新形勢，而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則障礙這個轉變，抵抗這個轉變，使我們幹部的思想在新形勢中不能提高一步，前進一步。尤其是因爲經驗主義的存在，成爲黨內某些嚴重的無紀律狀態，無政府狀態存在的思想基礎，使黨在新形勢面前加強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的工作受到極大的阻力。提到我們面前的問題，是這樣的尖銳，這樣的嚴重，只有反對了經驗主義，克服了經驗主義，才能在一切領導機關，領導幹部中加強和提高理論與政策和策略觀點的學習，黨的思想，黨的組織，黨的工作之迅速轉變才能順利完成，幹部的思想才能適應於新形勢的要求，我們黨才有力量來推進和指導形勢的繼續發展，也只有這樣，我們黨內思想才有統一的基礎。因此，批判經驗主義是我黨領導機關領導幹部在思想領導上一個戰鬥的任務，它與當前黨的政治任務密切相結合，是目前改進工作的主要關鍵。它有着非常實際的政治的意義。

毛主席說：「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它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是思想上的片面性。都是由思想上的片面性產生了思想上的主觀性；所不同的，教條主義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觀性，是由「脫離具體實踐」不聯系實際這一極端發生，而經驗主義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觀性，則是由「以局部經驗誤認爲普遍真理」不聯系理論這一極端發生，所以毛主席說：「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經驗主義思想上的片面性，在全局和局部關係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就是它不適當地和誇大地強調特殊性，局部性，民族性，並且不正確地認爲他的局部就是全部，由此形成了他的主觀性。自七大黨章

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規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以後，應當說，我們黨內是沒有人公開的反對毛澤東思想了，沒有人公開的違抗中央的政策路線了。可是，犯有經驗主義思想毛病的同志，却經常自覺的或不自覺的因為不適當地強調特殊性，局部性，民族性，而脫離了毛澤東思想，違背了中央的政策路線；他們經常因為缺乏全局觀點，整體觀點和國際主義觀點，而習慣於把局部和全局對立，個體和整體對立，或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對立，發生了本位主義，地方主義或民族主義。因此在工作上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他們因為『將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個獨立國』，而『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這種同志通常也願意『承認』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策略的『一般正確』，也往往聲稱『貫徹中央的路綫』，但却經常藉口地方性，特殊性，藉口他所謂的『從實際出發』或『從特殊情況出發』，把『從實際出發』和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策略對立起來，不精細研究中央文件，割裂中央的或上級的政策指示，接受其合味口的東西，拋棄其不合味口的東西，往往執行其違背中央的政策指示的另外一套。他們脫離理論指導而談實際，把理論與實際相對立，結果在實際中蒙頭轉向，失去方向。但是他們却有時將其局部經驗，羅列起來，不加分析，不加批判，誇大為『理論』，自命為『創造』，以『搞出一套』而自傲自得。

我們的黨是創造性的黨，它以創造性的馬列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它要求全黨黨員和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用生氣勃勃的創造精神和創造才能來對待我們偉大的事業，要求他們在貫徹和實現中央的一切政策策略中發揮生動的豐富的創造性。但是，一切經驗都證明：如果我們不緊緊掌握馬列主義思想的武器，如果我們不緊緊掌握毛澤東思想，不精細研究中央文件，如果不以馬列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和中央文件來指導實際，不把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密切結合，如果不以局部服從全局，以個體服從整體，則任何人都將一無所成。則一切所謂的『理論』或『創造』，都必將有害於人民，有害於革命。對於某些既脫離馬列主義，脫離毛澤東思想，脫離中央的政策路線，又以自己的一點狹隘經驗自高

自大，而妄想「搞出一套」的人們，在這裡，是尤其值得特別警惕的。

脫離了馬列主義理論自己另外「搞出一套」，脫離了毛澤東思想來談創造，脫離了全局來強調局部，這是一種危險的反馬列主義的傾向，是一種危險的反唯物辯證法的傾向。斯大林在聯共黨史中指示我們，自然界和社會中的一切事物和現象都是「有內在聯系的整體」。『辯證法認為自然界中任何一種現象，如果把它孤獨拿來看，把它看作與其週圍現象沒有聯系的現象，那它就會是不可理解的東西』；『反之，任何一種現象把它看做是與週圍現象密切聯系而不可分離的現象，把它看做是週圍現象所制約着的現象，那它就是可以瞭解，可以論證的東西了』。辯證法的事物的聯系觀點就是事物的整體觀點全局觀點，脫離了整體觀點，則一切個體都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破壞了全局，則一切局部都不能存在。馬列主義思想之所以有力量和生氣勃勃，首先就在於：只要我們掌握了它，我們就可理解一切事物和現象的內在聯系即事物和現象的規律，並可掌握這種事物和現象的內在聯系即事物和現象的規律，使我們的事業循着自覺的方向前進。任何一個領導機關，任何一個領導幹部，只要他脫離了馬列主義思想，他就無法理解事物的內在聯系，無法理解事物的規律，他就無法理解全局和局部，他的理解就不能是全面的，只能是片面的，他的工作就不能是自覺的，只能是盲目的。毛澤東思想之所以必須為我們一切幹部所掌握，中央的政策策略之所以必須為我們全黨所遵行，就是因為毛澤東思想和中央的政策策略，是中國革命全局的正確理解，是中國革命整體利益的體現。任何一個領導機關，任何一個領導幹部，只要他脫離了毛澤東思想和中央的政策策略，則將使他無法保持中國革命的全局觀點整體觀點，因此也就無法正確理解他的局部，無法使他的局部擺在適當的正確的位置，其結果是有害於全局，也有害於局部。不是很明顯了嗎？我們農村的土改工作，因為違背了毛澤東思想中，關於團結百分之九十的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勢力這一完整的指導思想，我們不恰當的強調了東北農村情況的特殊性，結果使我們對東北農村各階級的了解和對各階級的政策，特別是對中農和富裕中農的了解和對他們的政策，發生了嚴重的原則性的偏向；糾偏以後，則因為我們掌握了這一指導思想，結果才使我們黨的農村工作走上了正確的軌道。

所謂全局觀點或整體觀點，實質上就是用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去分析社會中各個階級之間的內部聯系，分析無產階級和各階級之間的內部聯系，並根據這個分析，來正確地製定無產階級對各個階級的政策，正確地製定黨在每個歷史階段中的總路線總政策。我們黨在當前歷史階段中的總路線總政策，是毛主席說的：『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我們當前歷史階段中的全局觀點，也就是我們當前歷史階段中的階級觀點。我們黨在當前土改中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是毛主席說的：『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就是當前土改工作中我們的全局觀點，也就是當前土改工作中我們的階級觀點。很顯然，這種全局觀點階級觀點與經驗主義的局部觀點和狹隘的階級觀點，是完全不同，截然相反的。經驗主義的局部觀點和狹隘的階級觀點的特點，就是他不能了解社會中各個階級之間的內部聯系，不能把無產階級和其他一切階級聯系起來看，他把無產階級從社會中其他一切階級孤立起來，使無產階級的利益和其他一切階級的利益相對立，使無產階級眼前利益和將來利益對立，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對立，局部利益和全部利益對立。這在平分運動中在一些地方有了充分的表現，他們把僱貧農從農村中其他一切階級對立起來，不恰當的提出『僱貧農說了算』，過份的強調『高度滿足僱貧農要求』，並且還自以為是的以此為十足的堅強的階級觀點。其結果，只是使黨和僱貧農在農村中陷於孤立，要是沒有中央和東北局糾偏指示的發出，則僱貧農不但要失去長遠利益，而且也要損害暫時利益。這個痛苦的教訓應當引導我們去記取列寧的指示，列寧說：『當工人還沒有學會用唯物主義觀點來分析估計所有各個階級，各個階級的活動和生活中所有各方面的表現時，工人群眾底意識不能成爲真正的階級意識的』；『因爲工人階級底自我認識是與那種不僅在理論上——甚至與其說是在理論上，不如說是根據政治生活經驗——完全明確理解社會所有一切階級相互關係的認識緊相聯系的』（『做什麼？』重點是列寧自己加的）。這裡說的是，只有完全明確瞭解現社會所有一切階級的相互關係時，工人階級的意識才能成爲真正的階級意識。由此可知，只有具備了馬列主義的全局觀點，整體觀點，才能有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因此，馬列主義要求共產黨人具有全局觀點或整體觀點，實質上就是要求他具有堅強的階級觀點，就是要求他具有嚴

肅的總路綫觀點總政策觀點。

經驗主義往往用他的『從特殊情况出發』或『從具體實際出發』來違背黨的總路綫總政策，以此拒絕別人根據總路綫總政策對他的錯誤的批評，並且說別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當然這是一種錯誤，這是一種對毛澤東思想學說的歪曲。因為毛主席在他指出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裡扭扭指指導工作，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後，緊接着就指出了：要『有意識的有計劃的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農村調查』序言二）這裡所說的最基本方法，不是別的方法，而正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階級分析的方法，做典型的周密調查。離開馬列主義的指導，來談『從特殊情况出發』，去做調查研究，就不可能對特殊情况有正確的了解和正確的分析，就不可能有正確的調查研究。應當予以說明，予以指出，經驗主義的『從特殊情况出發』，實質上是從狹隘經驗出發，是從片面情況出發，是從現象出發。馬列主義需要典型調查，也需要『從特殊情况出發』，目的是爲了從典型中研究一般的規律，爲了解解一般的規律是採取怎樣的特殊形態而表現而存在，爲了在實現總路綫總政策時，尋找出這一種或那一種適合於當時當地特殊情况的執行方法或工作方法。但經驗主義却不能這樣做，他爲現象所迷惑，爲特殊所矇蔽，他不能從典型中看出規律，不能從具體的事物中認識出一般的本質的東西；但却把特殊當成一般，把片面當成全面，把現象當成了本質。

經驗主義往往把他的片面群眾觀點當作『從群眾出發』的群眾觀點，並且自認爲他的作法他的思想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當然這是一種錯誤，這是一種對毛澤東思想學說的歪曲。實際上，經驗主義的傾向往往是尾巴主義的傾向，因爲他沒有深刻理解毛主席的『從群眾中來』，『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爲集中的系統的意見）』（見『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這就是說要我們清醒地分析群眾的意見，屬於正確的，則領導群眾予以實現，屬於錯誤的，則進行說服、教育群眾予以改正。經驗主義與此相反，它因爲脫離了一般理論的指導，脫離了階級分析的方法，而認爲群眾中的一切意見都是對的，崇拜群眾的自發性，忽視黨對群眾的領導，結

果使他自己變成尾巴主義。經驗主義的傾向又往往是命令主義的傾向。因為他不深刻懂得毛主席的『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把集中起來的意見，『又向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爲群眾的意見，並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同上）。經驗主義與此相反，他往往把群眾中少數人的意見誤當作多數人的意見，他往往把群眾中脫離長遠利益的眼前利益的意見集中起來，他把這種自己集中起來的局部經驗當成普遍真理，命令群眾予以實現，並固執己見，碰了釘子，也不知改正，不想改正，結果使他自己變成命令主義。

經驗主義往往又以他一時一地的成功，當作他有普遍解決實際問題的本領，而自命不凡，自傲自得。當然這是一種錯誤。這是一種片面的自我的誇大。因爲第一，他一時一地的成功，往往是由中央或上級全局領導的正確而來，他眼光短小，對於這種全局領導沒有自覺，看不見全局領導的正確，而因其一時一地的成功產生了自我的誇耀。應懂得，一時一地的成功，只有以虛心態度相對待，才有真實的價值。第二，他不懂得他一時一地的成功，不能適用於另一時間另一地點另一條件，但他却把這種局部的東西誤認爲普遍的東西，而到處硬搬硬套。第三，特別危險的，有時他的所謂一時一地的成功，他的所謂能解決問題，實際上是製造問題，是犧牲整體來滿足個體，是破壞全局以解決局部，是損害組織以發展個人。例如說：在財政經濟上的，拆毀大工廠，建設小工廠；封鎖糧食出口，破壞自由貿易；自立關卡，妨礙國家稅收統一，阻碍商品資源流通；佔用鐵路車皮倉庫，妨礙國家交通運輸；投機搗把，大做生意，破壞金融，混亂市場；以及土改工作中的允許農民進城，抓人挖浮，侵犯工商業，造成工農對立，等等過去諸如此類的事情，在當時在當地，不都是曾被某些同志自認爲解決了問題嗎？然而實際的結果呢，都是局部突出，危害了全局損傷了全局的。

由於強調局部性，缺乏全局性，由於局部與全局的關係擺得不適當，由於沒有以局部服從全局，經驗主義在有關這類的問題上，發生出一連串的錯誤和偏向。在大公公的問題上，不是以小公服從大公，而是因小公而害大公；在公私關係上，不是公私兼顧，公私兩利，而是只顧私而不顧公，甚至以私害公；在組織上，不是『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集中統一，而

是無紀律狀態無政府狀態的地方主義；在幹部問題上，既不大量培養新幹部，亦不用心提高老幹部，對幹部的認識，不是只看到他的成績而不看到他的缺點，就是只看到他的缺點而不看到他的成績，不是只看到他的過去而沒看到他的現在，就是只看到他的現在而沒看到他的過去，更不用說看到他的將來，總之缺乏全面的歷史的認識幹部的觀點；在問題的看法上，不是既照顧今天又照顧明天，而是只照顧今天而不照顧明天；在工作的處理上，不是以大道理管小道理，而是以小道理整扭大道理。

一切共產黨員都應當是胸襟寬廣，眼光遠大的人物，都應眼睛向前看，不應向後看。但只有當我們在處理一切問題時（即使是小問題），都能從革命的全局利益從黨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局部的地方的利益，尤其不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時，我們才能獲得這一良好的品質。由此可見，爲了我們政治上不犯錯誤，爲了在新形勢急劇發展變化中，不致迷失方向，不致成爲盲目者，我們就應當批判經驗主義的局部觀點，樹立馬列主義的全局觀點，就應當批判經驗主義的狹隘的階級觀點，樹立馬列主義的階級觀點，就應當批判經驗主義各種各樣的藉口，把毛澤東思想在我們幹部中牢固地樹立起來。

當然，說要反對局部觀點樹立全局觀點，並不是說局部不重要，不是說從此就不要管局部了，因爲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存在，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全局觀點之所以成爲必要，是正像毛主席指示的：『在於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在於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在於使我們的幹部善於從全局觀點出發，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用以加強一切局部問題的處理。

進一步加強在職幹部學習

東北與全國人民解放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使一切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並且在繼續的變化着，日益接近全國人民革命的勝利。這個空前未有的大發展大變化，再迫切沒有的要求我們的思想與工作，也來一個空前未有的大發展大變化。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中國革命歷史最偉大的時代，我們黨正在領導着一個全國範圍的，轟轟烈烈的，千頭萬緒的，日新月異的大革命和大戰爭，擺在我們面前的新事物，新問題越來越多。假若不能迅速而切實的提高全黨的思想，政策水平，不以最大注意力來注意在職幹部的學習與提高，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進一步加強在職幹部學習，對這一問題缺乏應有的覺悟，便跟不上形勢的發展，擔當不起黨與人民所賦予的重大而光榮的任務，在複雜和新鮮的問題面前，便會表現軟弱無能，不知所措，甚至發生錯誤，造成對黨對人民不應有的損失。

革命形勢的發展，和黨對人民責任的加重，需要全黨幹部最熱情最認真的加強理論與政策的學習。不僅要加強學習，並且要學習得好。關於學習的一般重要性，在幹部中是了解的。但是，是否每一個幹部都深刻的領會了學習的重要了呢？只要檢查一下我們幹部學習：做得好，抓得緊，進步快的現象是有的，但是還有輕視或忽視學習的現象也是頗多的。還有許多同志甚至包括一些高、中級幹部，雖然也承認學習的重要，但是，還未認真付諸於實際行動。其所以如此也還是因為經驗主義思想方法與事務主義工作方法在作怪。雖然黨中央與東北局一再的指出這種錯誤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必須堅決的去掉，應以生動實際的馬列主義思想方法與科學的工作方法來代替它。但是，由於沒能學習，以沒能很好學習，缺乏馬列主義，就始終停留在經驗主義和事務主義的工作方法上面，因此，那種認為工作重要，學習不重要，強調學習與工作的矛盾，認為加強學習就要影響工作等等觀點，就不能打破，這樣就不能使我們跟上形勢的發展。黨與革命要求我們更加熟悉和掌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要求我們更有能力更有遠見，

要求我們堅決克服思想上的經驗主義和組織上的無政府無紀律傾向，要求我們最準確最實際的來具體貫徹黨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我們必須自覺的努力學習提高思想政策水平來實現這些要求。

東北局爲了認真執行黨中央加強在職幹部學習的指示，除於近數月中發出兩次學習通知以外，並於八月廿日發佈了『關於最近時期學習內容的指示』，強調指出經驗主義的害處，並提醒全體幹部：『這種經驗主義，現在是東北黨內幹部思想方法上的主要危險』，具體規定最近時期內黨內高、中級幹部的學習內容，要求各級黨委『必須在最近期間，組織一次檢查，把此項學習運動深入一步，而未着手組織學習者，則必須立即着手組織』，最後特別指出加強學習的重要性說：『必須使每一個幹部懂得如果不好好學習馬列主義，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而滿足於自己的狹隘經驗，就會喪失革命前途，變成鼠目寸光的事務主義者，其結果是非常危險的』。

在黨中央與東北局一再強調加強幹部學習的指示下，數月來我東北黨在開展幹部學習運動上，是有成績的。許多領導機關與領導幹部提高了對幹部學習的重視，召開會議進行檢討和動員，並有些高、中級幹部以身作則的來參加與領導這一學習運動，初步的加強了黨內學習空氣，許多黨的機關支部將學習列爲中心任務，積極的推動與保證了學習運動，有些地區在學習制度與學習紀律上也比以來的嚴格的多了。從加強幹部學習中，不僅提高了幹部思想，政策水平，並且也提高了領導幹部與工作效率。提高了幹部的自覺性，發揚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加強了幹部的紀律觀念和政策觀念。一些學習運動開展較好的單位和地區，已初步獲得顯著成績，各級幹部間所存在的糊塗思想逐漸減少，以往各種惡劣作風已有很大改正。這是很好的現象，應該更好的發揚下去。但是還應該看到我們的學習運動，不僅開展得還很不平衡，有好有壞；即使在開展較好的地區，也還存在不少缺點，急待我們加以檢查和改進。目前在學習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幾點：

一、組織領導不夠強。這表現在許多地方的學習，將領導責任推給不負主要責任的幹部。因此，不是推動不起來，便顯得領導弱而無力。甚至有些負責幹部，不是自己親自積極參加學習，而是請在學習

運動以外。在這種情況下，要想很好的加強幹部學習，顯然是很困難的。因此，爲着進一步的加強在職幹部學習，首先必須和這種對學習漠不關心，推卸領導責任的現象作鬥爭，許多地方的經驗，都證明了領導幹部親自動手是開展學習運動成敗的基本關鍵。今後我們在學習運動的組織領導上，必須堅決執行「百負責，親自動手，廣大群眾與領導骨幹相結合，一般號召與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針。各級領導幹部，必須真正將加強學習領導，列爲經常領導任務之一，並當成思想領導中的重要組成部份。

二、在領導學習中另一種的表現，便是只有佈置，沒有檢查或檢查得很潦草，一般的號召，指示多，具體的推動，幫助少，不能很好的掌握與貫徹學習方針，步驟，方法與制度等，不能按時總結學習經驗，甚至上級，不能針對幹部學習中的思想情況與具體偏差，困難等加強領導。因此，實效不大，並可能因此而逐漸降低幹部學習情緒，不能使學習運動深入一步提高一步，並且有逐漸冷落與擱淺的危險，這是值得我們很好警惕的。我們要真正按照東北局的指示，認真的組織一次檢查，並將檢查的重點放在縣以上的領導幹部，深刻的具體的研究檢查出來的各種問題，得出幾條經驗，根據當前實際情況，進一步運用與發展這些經驗。我們今後應將佈置，檢查，總結學習，當成一種不可缺少的經常制度。

三、黨中央與東北局強調在職幹部的學習，重點在於縣以上的高、中級幹部，有些地區這樣做了，但是普遍的現象還是執行得不够認真。從最近數月來各地有關學習的報導來看，反映一般幹部，下級幹部學習情況多，很少反映高、中級幹部的具體學習情況，說明高、中級幹部學習還沒有普遍展開起來。

在組織領導上，必須真正將重點放於高、中級幹部方面，並且要切實認識所以這樣做的重要性，是因爲高、中級幹部是執行黨的路綫與政策的決定環節，只有高、中級幹部在政治與思想上更加成熟，才能很好的領導全黨來領導當前正在進行的轟轟烈烈的，千頭萬緒的，日新月異的大革命和大戰爭。

四、許多幹部在學習中，還不會運用馬列主義的正確學習方法，有的將學習與工作分離，不是通過學習來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而是單純的學習文件的詞句，不是去領會文件的實質。爲了真正取得學習的實效，我們不僅要反對教條主義的學習方法，並且也要反對經驗主義的學習方法，真正採取理

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學習方法。用中央和東北局的文件和指示，來解決我們工作中間的問題。要『有的放矢』，每個幹部的學習，必須與改造思想提高工作密切結合起來。因此，每一個幹部特別是高、中級幹部，必須重新認真閱讀毛主席『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根據該報告所指出的精神與方法，正確的加強學習。

學習是一個經常的重要任務。這是每一個革命者對黨對人民不可推諉的一種職責。我們必須以最認真負責的態度，進一步的加強在職幹部學習。在黨中央與東北局的堅強領導下，在已有的學習運動的基礎上，只要全黨幹部特別是高、中級幹部，認識了我們對人民的責任和目前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如何迫切要求我們加強學習的特殊重大意義，相信我們的學習運動一定會更深入有力的開展起來。

蘇聯全體人民

在列寧——斯大林黨領導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一)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

列寧——斯大林黨之所以叫做共產黨，這是因為它的最終目的，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三十一年前，布爾什維克黨喚起了工人與貧農，舉行了武裝起義；武裝起義的結果，完成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人類史上展開了新的紀元。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勞動人民獲得了可能來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這一社會的最高峰便是共產主義。

許多世紀以來人類的最優秀智慧，都是希望轉入共產主義制度。但是，他們並不明白什麼是共產主義，而主要的是他們找不到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因此，他們的共產主義「理論」，成了不可實現的幻想，烏托邦。

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創造了真正科學的共產主義的理論。他們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以後，證明本來含有各種矛盾的資本主義，必不可免地要趨於死亡，並且它自己產生着自己的掘墓人——工人階級。工人階級完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自己的專政以後，便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僅指出了共產主義的一般的性質。他們不可能詳細地研究新制度的問題，因為在他們生活的時代，共產主義還是很遠遠的未來的事情。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為布爾什維克黨的天才領袖列寧與斯大林提高到新的階段，列寧與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以後，曾領導了蘇聯共產主義的建設。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是什麼呢？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不是兩個不同社會性質的東西，而是同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兩個階段。列寧說過：「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間的科學的區別，僅在

於：前者是從資本主義生長出來的新社會的第一階段，後者是社會主義進一步的更高的階段。共產主義和一切其它由敵對階級組成的社會，是根本上不相同的。資本主義是建築在生產手段的私有制，與某一個階級剝削另一個階級的基礎之上的社會。而共產主義社會則是建築在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有計劃的指導經濟，沒有人剝削人現象的基礎上的社會。列寧指出：拉丁字『共產黨員』，就是公共的意思。『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土地，工廠，共同勞動的全民公有制——這就是共產主義』。（列寧全集）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在於：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裡，經濟上的與人的意識上的資本主義的殘餘還沒有完全消除。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還保存着階級的殘餘；工人與農民的差別；城市與鄉村之間，智力與體力之間的對立還沒有完全消除。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勞動是每個有勞動力的人的義務。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生產力還沒有達到可以滿足人的全部需要的水平。社會主義的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

在共產主義的這一高級階段，却肅清了一切階級的區分，完全掃除了城市與鄉村，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社會的生產力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勞動成了人的首先的生活需要。在這一社會發展的階段，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

蘇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的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建立了工人階級的專政，並奠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從此，在蘇聯廢除了生產手段的私有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與敲墮了產生人剝削人的制度的根源。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與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國內不可分割的佔有統治地位的東西。

在蘇聯已基本上建成了社會主義。在這個新的社會主義社會中，永遠消除了危機，失業與貧困；創造了社會一切成員均享有豐衣足食與文化生活的條件。在蘇聯國家裡，已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社會主義的原則。社會主義的這些有決定意義的成就，在一九三六年蘇聯斯大林憲法上明白地反映出來了。『……憲法就固定了在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事實，——就是蘇聯已走進新的發展時期，已走進完成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和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時期，而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共產主義的原則——『各盡所

能，各取所需，應當是社會生活的準則」。(聯共黨史簡要讀本三九年中文版四二二頁) 社會主義建設的完成與逐漸地過渡到共產主義，這不是互相孤立的任務。社會主義之過渡到共產主義，是在社會主義制度鞏固與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完成的。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聯共第十八次黨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對於完成社會主義建設與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學說，曾加以發展並給予有科學根據的綱領。各民族的偉大領袖創立了在資本主義包圍中，某一國家可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最高階段的學說。

(二) 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

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最重要的條例之一，就是保證大量製造一切日用品的生產力之無限提高。

斯大林表明：爲要達到這樣豐富的產品，就是說爲要過渡到共產主義，就必須解決蘇聯的基本經濟任務——在經濟方面趕上並超過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蘇維埃國家從沙皇俄國所得到遺產，僅是落後的貧乏的工業。列寧關於沙皇俄國會寫過：「俄國是不可置信的空前落後的國家，是貧困的與半野蠻的國家，俄國所裝備的現代的生產工具比英國差四倍，比德國差五倍，比美國差十倍。」(列寧全集)

蘇聯社會制度的改變，業已促成蘇聯生產力空前的提高。由於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蘇聯以急遽的速度發展起來，這種速度是世界上任何一國從來沒有過的。一九三九年蘇聯的工業比一九一三年增長了九倍，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與同上時期比較，僅擴大了百分之廿——三十。蘇聯重工業發展尤其迅速，以致得以實行全部國民經濟中的技術改革。在三個五年計劃中，就是說在十三個年頭內，蘇維埃國家已成爲先進的工業國家了。在偉大愛國自衛戰爭的前夜，蘇聯工業產品的規模已超過了德國，法國與英國，佔全世界第二位。在生產速度說來，蘇聯超過了一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佔世界第一位。

斯大林說道：「社會生產的這樣空前未有的提高，不能認爲是我國從落後向前進步的一種簡單的普通的現象。這是一種跳躍，依賴了這種跳躍，我們已從落後的國家與從農業國家一變而爲先進的工業國

家了。但是，這還沒有在經濟方面解決趕上並超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任務。工業的經濟威力一般並不表現在工業品生產的總量多少，而是要看每個人能分配得的工業品生產總量多少而定。蘇聯的人口比美國多得多，比英國也多好幾倍，因而按每個人應分配得的工業品却少於其它資本主義的國家。例如：一九三八年蘇聯生產了大約一千萬噸生鐵，英國則生產了七百萬噸。但是如果把這些噸數按居民人口分配，那末英國人口每人可得到一百四十五公斤的生鐵，而蘇聯則為八十七公斤。蘇聯工業的基本任務，就是要給每個人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出更多的工業品。

這一任務的解決，是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有決定意義的條件。斯大林在十八次黨代表大會上說道：「只有我們在經濟上也超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時，我們才可以指望我國將完全充滿消費品與我們將有豐富的產品，那時我們就有可能完成其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到共產主義第二階段的過渡。」（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六五六頁）蘇聯在偉大愛國自衛戰爭以前，就已着手解決這一基本的經濟任務，但德國法西斯背信棄義的進攻，破壞了蘇聯的和平建設。

偉大愛國自衛戰爭勝利結束以後，蘇聯國家面臨着一個任務：迅速治癒戰爭的創傷，鞏固已得的陣地與繼續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並在蘇維埃國家建成共產主義社會。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斯大林對選民發表演說時，提出了蘇聯經濟向共產主義發展的偉大綱領。根據這一綱領，蘇聯的工業水平應當比戰前時期（一九四〇年）增長三倍。蘇聯以後每年將生產五千萬噸生鐵，六千萬噸以內的鋼，五億噸以內的煤，六千萬噸以內的石油。斯大林提出這一巨大綱領時，指出：完成這一綱領，至少也得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實現這一斯大林綱領的一個入步，乃是恢復與發展國民經濟的新五年計劃（一九四六——一九五〇年）。新五年計劃的基本任務在於：恢復國家遭受戰爭摧殘的地區，恢復工業與農業在戰前的水平，然後大量提高這一水平。五年計劃規定特別快速度發展的是重工業與運輸業。機器製造業的產品要擴大兩倍，五年計劃同時並規定日用品生產的大量擴大，農業要提高到給全國居民以豐富的糧食。五年計劃終了時，每個人平均應獲得的工業品產量要超過戰前（即一九三九年）法國的水平，並達到英

國的水平。在五年計劃的任務當中，也包括著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進步。計劃規定生產的廣泛的機械化，摩托化與電氣化，發展自動機械與聯動裝置（遠距離操縱），國民經濟的採用化學等等。蘇聯的科學，在發展蘇聯生產力方面應當起着絕大的作用。蘇聯的學者應當實現斯大林的指示：即在最近期間不僅要趕上並且要超過外國科學的成就。有極大前途的是發展超級發動機，反射作用的技術，無線電定位術，利用於和平目的之原子的極大可能。新五年計劃標誌著生產力的大量提高，一切國民經濟部門中的技術進步，對於蘇聯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需創造物質的技術基礎，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五年計劃頭兩年任務的勝利完成，爭取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普遍競賽熱潮，證明戰後蘇維埃國家的經濟計劃是可以實現的。

（三）最後消滅階級與階級區分

共產主義規定要最後消滅階級與一切階級的區分。在蘇聯已沒有了剝削階級。剝削階級隨着資本主義在生產手段的私有制而一起消滅了。

在蘇聯國家裡，僅剩下兄弟友誼的階級——工人與農民，剩下在蘇維埃政權年代已經改變了的知識份子。工人階級再不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剝奪了生產手段的剝削階級了。蘇聯的工人階級已變為不受剝削而建立社會主義生產手段公有制的階級，變為握有國家政權的階級。農民再也不是在小的私有財產基礎上經營其經濟的被剝削階級了。由於斯大林的集體化的政策，蘇聯生長出完全新式的集體農民，這是在集體公有制基礎上經營其經濟的農民。新式的蘇維埃人民的知識份子，也不是像舊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一樣為資本主義服務了，他們是在為社會主義服務。總上看來，蘇聯階級之間的分界線已消除了。

但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的區別，還沒有完全被消滅。這和蘇聯社會主義財產之有兩種形式是分不開的。這兩種形式，國家財產與合作社的集體農場財產。工人們是在國家財產即全民資產的企業中工作。集體農場中的生產手段，不是屬於全體社會公有，而是屬於不集體農場所所有。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將僅

有一種高級的財產形式——即全民的財產。要達到這條道路，必須經過以加強國家財產爲主導作用的兩種財產形式的鞏固和發展。在共產主義社會裡，完成消除了階級與階級區分的殘餘。這將是工業與農業勞動者的社會。

隨着階級的消滅，蘇聯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也逐漸消除。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下，資本主義的城市是統治與剝削小農鄉村的。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裡，農業的發展必人人落後於工業。基於生產手段私有制基礎上的小農經濟，不採用且也不可能採用複雜的農業機器。在這種經濟中，僅使用具有低微生產力的原始的勞動工具。科學、技術、文化與藝術的成就都集中在城市裡，而鄉村則剝奪了科學的進步。所有這一切都引導農民走向貧困，受壓榨與文化落後。社會主義則根本破壞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對立。這一對立的基礎——土地的私有制，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立即被蘇聯政權消滅。普遍的集體化與在集體化基礎上消滅富農階級，使蘇聯農村已過渡到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道路。在蘇聯國家裡，城市給鄉村以生產的和文化的幫助。集體農場的鞏固，國營農場與農業機器站的設立，農業的機械化，電氣化，運輸業的發展，廣泛採用無線電、電報、電話等，——所有這一切將促成農業勞動逐漸過渡到工業勞動的同一的勞動形式，促成城市與鄉村對立的消除。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將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最高階段中得到最後克服。

(四) 在共產主義條件下的勞動

共產主義規定要有非常高度的勞動生產力。列寧與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勞動生產力歸根到底是新的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與最主要的東西，列寧寫道：共產主義充分勝利的保證，乃是共產主義創造了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力。這種高度的共產主義勞動生產力，首先是和發達的技術，和便於人類勞動的全面勞動過程的機械化分不開的。同樣是和對待勞動的自覺程度的增強與社會主義的勞動紀律分不開的。列寧寫道：奴隸社會的勞動機構是建築在鞭打的紀律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機構是建築在飢

餓紀律之上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機構，這一機構的第一步是社會主義，它在現在和將來都是建築在推翻地主與資本家的勞動者之自由與自覺的紀律之上的，而且社會愈前進，勞動者的自由與自覺的程度就愈大。」（列寧全集）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勞動是被迫來替資本家，而不是替自己工作的勞動者之重擔。在蘇聯國家裡，勞動是名譽的事情，光榮的事情，剛毅與英勇的事情。歷次斯大林五年計劃，成了人民群眾為社會主義勝利而自我犧牲勞動的光榮範例。社會主義的勞動態度與社會主義的競賽，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重要的刺激。社會主義競賽的最高階段——斯達漢諾夫運動產生了資本主義社會所沒有的高度的勞動生產率。斯大林指出過：斯達漢諾夫運動……給我們開闢這樣一條道路，只有在這條道路上，才能達到那些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指標，這種指標是為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需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第五六五——五六六頁）

根據第五年計劃，一九五〇年的勞動生產率比戰前要提高百分之三十六。為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充分利用八小時的工作日，工業部門勞動建設的全面機械化，國民經濟進一步的電氣化與生產過程的增強。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對立將被消滅。在剝削者社會裡，生產手段的私有制與社會被分為階級生產了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的對立，帶有明顯的階級性質，並意味着科學成為少數人的特權，成為少數人剝削多數人的工具。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智力勞動是圍繞治階級建立有親密聯系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特權，十月革命消滅了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間對立的階級基礎。它消滅了剝削階級對科學與教育的壟斷權。在蘇聯國家裡，實現了一切勞動者的教育權，進行了深入的文化革命。在這裡產生了真正的人民的新知識份子，它與全國的勞動者建立了血肉的和諧關係。工人與農民有着一切條件來提高自己的勞動的熟練程度，提高自己的文化技術水平。先進的高度熟練的工人——生產的創造者，益加接近於工程技術人員的技術水平，變為智力勞動的工人。這點有如下事實作為光輝的證明：在獲得斯大林獎金的好多人物中，除國內外知名的學者以外，還有許多斯達漢諾夫運動的工人。如：鞋匠馬特洛索夫，特卡亦赫，沃爾科瓦，礦工查波洛熟茨及其它人。他們的

卓越的發明與根本改造生產的工作方法，是很值得崇高獎勵的。然而，終究在蘇聯國家中，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區分還未曾消滅。爲要解決這一歷史任務，必須使勞動者享有普遍教育與進一步的提高文化。共產主義社會將是由全面發展與有教養的人所組成的。

新的五年計劃，制用了提高勞動者文化技術水準的巨人綱領，到一九五〇年時，蘇聯中，小學校將培養出三千一百八十萬人，中等專門學校將訓練出一百二十八萬人，高等學校爲六十七萬四千人。根據這個新五年計劃，將實現城、鄉七歲以上兒童的普遍義務教育。由於廣泛組織工、農青年學生的結果，在戰時未受正常學校教育的這一部份青年，均有機會得到教育。

採用國家後備勞動制的結果，在五年計劃中將訓練出四百五十萬的年青熟練工人。在五年計劃中用個別教育與訓練教育的方法，亦將訓練出數百萬熟練的工作人員。

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勞動是一切有勞動力者的義務。蘇聯社會支付每個勞動者的報酬多少，是根據他所支付的勞動數量和質量而定的。在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中，勞動再也不是義務，它將變爲人的生活所必需。

列寧教導我們說：「共產主義的勞動……是有助於社會的無償勞動，進行勞動不是爲了一定的被迫的義務，不是爲了有權利獲得一定的產品，不是依照預先制定的標準來進行的，而勞動是自願的，超出一般標準之外的，從事勞動並不考慮報酬，沒有報酬的條件，按習慣爲公共利益而勞動，按自覺（逐漸轉變爲習慣）的對待勞動需要爲公共利益而勞動。勞動，如人身機構對於營養的需要一樣。」

（列寧全集）

（五）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

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勞動之變爲生活的頭等需要，造成實現共產主義各取所需的原則的條件。生產品的增多，對待勞動的新的態度，從而消滅了限制產品要求的必要。

資產階級常常把共產主義描寫爲極端均等的王國，在這裡所有的人都發給一樣定額的食物，穿一律的衣服等等。斯大林恥笑這種對共產主義的誹謗，說道：「資產階級的作家們是喜歡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描寫成爲一切衣服從平均「原則的一舊時沙俄兵營的，可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能對資產階級這些作家們這種昏暗純醜態負責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五三九頁）斯大林教導我們說：共產主義並不意味着要縮小個人的需要，而是盡一切辦法來擴大個人的需要，並不拒絕個人的慾望，而是完全滿足每一有充分文化教養的人的需要。資產階級同樣企圖證明：各取所需的原則，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爲一旦實現這一原則之時，每個人都將工作得更少，而所取於社會的却更多。列寧與斯大林爲表明這些論斷的蠢笨時寫道：共產主義規定克服資本主義殘餘不僅是在於經濟上，而且也在於人的意識上。

共產主義意識的發展，這是建設共產主義最重要的因素。工人階級專政之所以需要，並不僅是爲創造共產主義的物質前提，而且也爲着克服人們意識中一切資本主義殘餘。共產主義的建立，並不是自發的，而是由工人階級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自覺地建立起來的。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過程中，勞動者的意識也就改造成爲新的共產主義的意識。

大多數蘇聯人民，都變成了共產主義積極自覺的建設者。但是也還有落後的人，這種人意識中的資本主義的殘餘，還沒有根絕。這種落後的思想表現在力圖犧牲公共利益而獲得個人的幸福。因此，蘇維埃人民的共產主義教育，馬克思、恩格斯、列寧主義思想的不間斷的宣傳，對於這些敵對思想的尖銳批評具有特別的意義。新的社會主義行爲的標準，要求每個人盡己所能地爲公共利益而工作，保護與鞏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度，遵守社會主義共同生活的秩序，爲社會主義國家利益而忠心服務，保護這種國家而不惜流血犧牲。列寧——斯大林就是教育勞動者要具有這些人類最好的品質。

（六）國家與共產主義

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中起很大作用的，是蘇聯社會主義國家。蘇維埃國家與資產階級國家是根本不

相同的。但資本主義國家裡，政權是屬於資產階級，而國家乃是剝削階級藉以鎮壓勞動者的工具。

蘇維埃國家——這是完全新式的國家，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國家。在蘇聯國家裡，全部政權都屬於城鄉勞動者，其表現形式是勞動者代表蘇維埃。在這個國家裡（專政），實現其主要領導作用的是社會先進階級——工人階級。蘇聯國家的發展不是自發的自流的，而是由國家的計劃經濟所確定與指導的。蘇維埃國家在國內領導着一切經濟組織的與文化教育的工作，保護與鞏固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蘇維埃國家，這是工人、農民在建設共產主義事業中掌握着的主要工具。

蘇維埃國家最重要的職能之一，是以武裝抵抗外來的侵略。國家的使命就要鞏固蘇聯的武裝力量，鞏固保衛機關與加強力量反對外部敵人的偵察工作。

社會主義建設的實現，使蘇聯變為不可戰勝的強國，以及可能建設自己強大的武裝。在偉大愛國自衛戰爭中特別明顯地表現了這點。斯大林教導我們說：「戰爭的教訓說明：在和平建設年份，蘇維埃制度不僅是國家經濟與文化發展的最好的組織形式，而且是戰時動員一切人民回擊敵人的最好的形式。」戰爭對於蘇聯的社會國家制度，武裝力量是再好也沒有考驗了，蘇聯在戰爭中的勝利，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的勝利，蘇聯國家制度的勝利，蘇軍的勝利。

社會主義國家的武裝力量，與資產階級國家是有原則區別的。剝削階級把軍隊和人民隔離開來，利用軍隊來達到自己資本主義的目的，掠奪他人的領土與奴役別國的民族，並鎮壓國內的革命運動。蘇聯的武裝力量則不脫離人民，而是和本國勞動者親密聯繫着，他們保衛着廣大人民大眾的切身利益。蘇聯武裝力量的目的是很明確與高尚的。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佔他人土地與奴役別國人民的目的。他們為國際各民族的和平與友誼而鬥爭。他們保衛蘇聯人民和平建設的勞動，保衛正在建設中的共產主義。

沒有保衛蘇聯國家與抵抗外來侵略強大武裝，則在受資本主義包圍中的蘇聯，共產主義最高階段就不可能實現。因此，蘇聯全體人民的最重大的任務，就要關心鞏固自己的武裝力量，因此新五年計劃就規定了進一步鞏固自己的國防。在共產主義階段，是否需要保持國家與武裝力量呢？如果資本主義的包

圍與外來攻擊的危險未被消滅，那麼國家與武裝力量就是在共產主義階段也還要保持。如果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已完全勝利，那麼國家就將逐漸衰亡。這時不需要武裝力量，這是因為外來進攻的危險業已消失。列寧寫道：『一旦我們在全世界打倒了，最後戰勝了和擊潰了資產階級，戰爭就成爲不可能了。』（列寧全集）

（編者按：這是一篇譯稿，但原稿未註明登載原文的報刊及發表時間。）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介紹列寧論學習經濟工作

陳 伯 達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上所寫的一個題目。毛澤東同志在那裡所寫的是關於軍事問題。從人民解放軍勝利的實際看來，我們全黨響應了毛澤東同志的號召，已經大體上學會了戰爭，雖然在這方面我們還是不能自己滿足，還需要繼續學習，要學習得更多，更好。除了在軍事這一方面應該繼續學習之外，顯然，今天我們特別要提出來學習關於經濟的工作與文化教育的工作。很久以來，毛澤東同志即號召我們學習這兩項工作，我們過去也學習過一些，做過一些工作，並且有過創造，以至是重要的創造；因此，在許多最艱苦的年月，我們渡過了許多經濟的難關，提高了群眾政治的覺悟。這類成績，是不能夠磨滅的。但是，我們還應該承認：在這兩方面的工作，我們仍然是極端幼稚，有時簡直幼稚得可笑。這是不足怪的：第一，因為我們黨絕大多數的優秀幹部，二十幾年來一直為軍事與政治工作而奔忙，精力集中在那些方面，而不是在這些方面。當然，在經濟與文化的方面，我們也有優秀的幹部，但比起軍事與政治的方面來是太少了。第二，因為我們執政的地區，過去大都是較偏僻的農村環境，大工業很微末，商業鬭爭的問題是存在了的；但是，一般說來，經濟情況比起現在要簡單多了。同樣地，文化教育的情況也是比較簡單的。因此，過去的經驗是很不夠用的。而且，經驗總是兩方面的，有正確的經驗，也有錯誤的經驗，我們許多同志沒有認真去學習這兩種過去的經驗，也沒有認真去領會毛澤東同志關於這種種經驗的總結；因此，在新的環境下，一方面可能不會利用過去的正確的經驗，另一方面又可能再犯過去的錯誤。

我們共產黨員，正如斯大林的名言：「是特種式樣的人。我們是由特別材料製成的。」對於我們共產黨員，是沒有什麼不能夠學會的。絕對不是不能夠學會，而是「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只要我們

能够遵守毛澤東同志的教訓而善於學習，那末，我們也就會像在軍事戰線上的百戰百勝一樣，我們在經濟戰線上與在文化教育戰線上仍將贏得百戰百勝。

沒有任何人（連我們的敵人在內）能够懷疑我們在全國軍事上將在全國勝利。我們在全國勝利，澈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這是早經確定的了。但是，全國人民不只是需要我們在全國軍事上有本領，而且需要我們在經濟工作上，在文化教育工作上，有同樣的本領。特別關於經濟工作，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澤東同志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一書上面，就嚴重地警告過我們：「我們不但應該會辦政治，會辦軍事，會辦黨務，會辦文化，我們也應該會辦經濟。如果我們這樣能幹，惟獨對於經濟無能，那我們就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歡宴職工代表會上，毛澤東同志又說：「老百姓擁護共產黨，是因為我們代表了民族與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經濟問題，如果我們不能建立新式工業，如果我們不能發展生產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擁護我們。」——如果我們共產黨員不關心工業，不關心經濟，也不懂別的什麼有益的工作；對這些一無所知，一無所能，只會做一種抽象的「革命工作」，這種革命家是毫無價值的。我們應該反對這種空頭革命家，學習使中國工業化的各種技術知識。」毛澤東同志這些話已說了好多年，到了現在，人民是更迫切地需要我們在這些方面的本領了。過去因為所處的條件，我們這些方面的本領雖然差些，也還沒有特別顯出迫切的危險性來，但是現在不同了。現在我們已擁有，並且將繼續擁有大城市與工業區，我們將擁有全國，特別是大部份解放區已消滅了封建，而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即帶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公營企業已日有增加，並且將日益增進其在經濟上的領導作用（雖然它今天在經濟上的比重還是很弱小的），如果我們——人民首腦的共產黨員——還不去特別努力學習，真正學會經濟工作與文化教育工作（特別是經濟工作），那末，即使我們軍事上在全國完全勝利了，我們也還可能在經濟上競爭不過別人，也還可能變成是「一批無用之人，就要被敵人打倒，就要陷於滅亡。」

本年五月間，大公報刊載了一篇通訊，是一個從鞍山出來的工程師的投稿，裡面很嚴厲地批評了我

們，措辭很不禮貌。其中有幾句話，說是：「……對於農村，他們（按：指我們共產黨人）是駕輕就熟，很有辦法。對於都市，尤其一個工業城市，顯然生疎得很。他們還是非常的缺乏人材，但是鞍山的共產黨當局却不知道收羅人材：……」。大家知道：大公報是一個親國民黨而經常敵視我們，反對我們的報紙，該稿作者也沒有摸清我們民族真正的出路，但是，我們暫且不管這些，上述的幾句話，却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並不怕那反對我們的人發現了我們的弱點，也不管人家對我們的措辭禮貌不禮貌；我們所怕的，就是我們不敢正視我們自己的弱點，不肯用力去克服自己的弱點。事實上，在工業城市方面，我們固然「生疏得很」，就在農村方面，我們也不能驕傲自滿，我們也有生疏的東西，我們是有許多東西繼續要學習的，如果學習得還不够，我們在農村中也還可能犯錯誤，如毛澤東同志在晉綏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就指責了我們曾經在農村工作中犯了一些「左」的錯誤。

在新鮮事物面前，或在生疎的事物面前，誰要賣什麼「革命老資格」，自稱「英雄」，誰就要碰得皮破血流。這真是無情得很的。不管你過去的歷史多末光榮，但在這裡不求長進，就得成爲落伍者。

沒有什麼是可以「生而知之」與「不學而能」的，也沒有什麼是有學够的時候。向誰學習呢？我們的先生是到處可以找到的。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八年論學習的時候曾經告訴我們：「……我們的先生多得很——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本家，地主，日本帝國主義，還有全世界，他們都是我們的研充對象，同時又都是我們的先生，我們應該向他們或多或少的學到一點東西。」毛澤東同志這話對於我們今天各部門的工作仍然保存了全部的價值。就是說：我們要向各種群眾學習，向同盟者學習，以至向敵人學習。當然，毛澤東同志的意思不是要囫圇吞棗的學習，而是要批判的學習。

由於我們在經濟工作上還不善於學習，還沒有學會很多（當然是從一般來說），我們已嘗過了不少苦頭。特別是三四年來，我們革命的局面積大了，經濟的實情更多更複雜，而我們的進步不够，甚至有的就把舊的狹小的經驗亂套一頓，我們的苦頭也就嘗得更多，吃虧更大。不少多財善賈的商人，利用我們小生產經濟分散的弱點，還企圖要弄投機和操縱市場的舊把戲，並且因爲我們善良，因爲我們對這類行

業還不精明強幹，他們就欺侮了我們。當然，那些躲在我們領導的公營工業或公營商業的機構內的壞人，也欺侮我們老實，覺得我們只會幹政治，不會幹經濟，就把我們的老實看成傻瓜，而甚至發現過這樣的事情，即可以一手把我們的公家貨物從後門運出，另一手就把這些貨物送進前門來賣給我們，同時繼續向我們領取他的薪水。因為我們的生疏，在工業中我們有些同志曾經做過很多荒謬絕倫的事情，不管我們領導的公營工廠有很多優越的條件，但是有些工廠却是在賠本的情況下過日子，競爭不過私人資本，以至於不但是工人，而且也使那些存心的確良善，願意幫助人民事業發展的工程師、技師或善於管理企業的職員，也要為我們搖頭，覺得我們在這些方面還太過於幼稚。

從客觀上說來，我們犯過的許多錯誤，在一定時候是很難避免的，甚至於不可避免的，因為這些事本沒有做過，開頭要做，也就可能錯誤百出。然而經常錯了不改，這就是我們所不可允許的了。我們必須努力改造我們自己。

爲了能够充分證明毛澤東同志關於「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這一個重要的方針，這裡要特別介紹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施行新經濟政策的一個時期，關於共產黨人要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許多極寶貴的語言。雖然現在我們和蘇聯是處在不同的革命性質和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但是，如上所說，我們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已有社會主義成份的國家企業和私人資本主義並存着，而隨着革命局面的擴大，官僚資本的企業越多落入我們之手，變成新民主主義的國家企業，同時我們又還面對着極廣大的散漫小生產者的經濟，因此，我們正遇到有重大歷史關係的複雜的經濟問題，而列寧這些關於學習做經濟工作的語言，就好像是對我們而說的。列寧這一切語言不只是對我們學做生意有益，而且對我們學做各項經濟工作同樣有益。

列寧說：「我懂得，共產黨員爲了學習經濟，的確是需要時間的，凡願學習此事的任何人，在起初幾年之間，都會犯嚴重的錯誤的，歷史是會寬恕他的，因爲這種事情對他是一件新的事情。」（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在冶金工人聯合會全俄代表大會共產黨黨團會議上的報告）

列寧說歷史是會寬恕我們一些不可避免的錯誤的，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是，列寧告訴我們：不要在錯誤面前盲目起來。列寧說：

「……最主要的是，要能冷靜地看出這種錯誤究竟是在那裡發生的，再從頭重新做起。如果我們不只是兩次，而是很多次不得不從頭做起的話，那末，這正表示出我們沒有成見，是以冷靜的觀點來處理我們在世界最偉大的任務的。」（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就是說：我們對人民負責，負有歷史上偉大的任務，要去掉偏見，要冷靜地找到錯誤的根源，敢於改正錯誤，從頭重新地做起。列寧說：

「如果一切共產黨員，負責的工作人員，都能明白地意識到：我們不會做事，我們必須從頭學起，那時，勝利就一定是我們的了——在我的意見看來，這就是一個最根本的結論。」（同上）

善於學習，則我們一定勝利。這就是列寧的結論。

列寧曾經反覆地描寫了當時俄國解放之後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共產黨人的批評與期待：

「……在現時，農民正以信用貸予我們；……他們會說：『好吧，如果你們現在還不能這樣做的話，那末，我們就等一等，也許你們會學會的。』不過，這種信用不能是無窮無盡的。」

這一點，我們是必須知道的，在獲得信用之後，要立刻着手作的。應當知道：這個農民佔多數的國家不再給我們以信用的時機，它要求兌現（要是用一個商業上的術語來說的話）的時期，日益迫近了。他們將說：『現在就是這樣吧，親愛的統治者們，你們在延期這末多月和這末多年之後，一定能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幫助我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餓及破產的辦法吧。你們是能夠有所作爲的，這一點，你們也曾經證明過了。』我們不可避免地將要碰到的試驗，就是這樣；歸根到底，這個試驗將要決定新經濟政策的命運及俄國共產主義政權的命運的。」（同上）

「資本家是會辦供給的。但是他們作得非常不高明，他們是強盜式地作的，他們侮辱了我們，他們

掠奪了我們。那般不知共產主義是何物的單純工人和農民，都是知道這個的。

「但是資本家總是會辦供給的，你們會嗎？……你們都是一些傑出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你們所負擔的那事業經濟事業，你們却是不會作的。」這就是農民——而且通過農民，還有很多工人——在去年（按：指一九二一年）對共產黨所作的最單純最致命的批評。……

「需要來一個真正的檢查。資本家正在併肩地活動着。他們正在強盜般地活動着，他們唯利是圖，但是他們是作得很巧妙的。」但是你們呢？——你們試用新的方法作一下吧；你們並不獲利；你們的共產主義原則，你們的理想是好極了，這些原則和理想寫得這樣美麗，老實說，你們是理應入天國為聖賢的，——然而你們會做生意嗎？——實在需要來一個檢查，一個真實的檢查，這並不是中央監察委員會加以調查和責罰的這種檢查，也不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加以懲罰的這種檢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檢查，而是站在國民經濟見地上的那種真正的檢查。

「允許共產黨人延期兌現，已經有過好多次了，貸給他們的信用之多，也是任何其他政府所從未得過的。自然，共產黨人會經幫助農民從資本家與土地主底壓迫下解放了出來，農民是極重視這一點的，因此，他們給了共產黨人以延期兌現的信用，但這種延期，總有一定限度的。……然後，就要來一個檢查的：你們能不能把事情經營的不比別人壞呢？舊的資本家是會做的，而你們却是不會的。」（同上）

廿五年前列寧所描寫的農民以至工人對於當時在經濟工作上還很生疎的蘇聯共產黨員所作的批評與期待，現在在我們這裡，也正是遇到了。我們正遇到着類似的批評與期待。很多人批評我們，覺得不但商業，而且工業，資本家要比我們會搞。我們這裡的農民也期待我們在幫助他們從封建半封建及官僚資本的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之後，能够更「獲得一種最正確最可靠的辦法」，繼續幫助他們「解脫貧困，窮苦，飢餓及破產」。我們這裡的農民也期待我們能多供給他們一些物品，期待我們善於把工業農業聯繫起來，善於把農民在經濟上聯繫起來。並使他們避免投機商人買賤賣貴的壓迫；希望我們要善於和破壞國民經濟的投機商鬭爭。我們這裡的農民也相信我們是能够這樣做的，因為在我們領導之下，他們已親

身經驗根本的利益，並相信我們對人民事業的忠心，相信我們的能力，所有中國的人民都知道中國共產黨人是翻天覆地的最能幹最了不起的中國人物，都知道我們什麼都能够學會，並會學得比別人高明，以至可能高出萬倍，只要我們肯學的話。如果中國共產黨人是不能幹的話，中國也就沒有希望了。但是，在我們解放區，不論工人，農民，或其他人民，除了高興我們已經兌現的東西之外，對於其他還沒有兌現的東西，也是期待我們不要拖延時間太久，而且是更快地兌現。當然，我們一些根本的辦法是有的。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同樣地早已指出了我們在進行土地改革之後，繼續解放農民貧困的道路。可是我們很多地方不會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方針去做，不會具體化，或者做得很粗曠，做得很不切實際，很不耐心，所以就延長了兌現的時間。

毫無疑問：我們也正在碰到試驗，在整個經濟戰線上（包括工業、農業、商業、金融）的試驗，而這個試驗將要決定中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經濟的命運以及將來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命運。

毫無疑問：蘇聯共產黨員在列寧與斯大林的指導之下，結果是贏得那末出色，做得那末驚天動地，那末，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就一定不會辜負我們中國人民的期待。凡是蘇聯共產黨員能够做到的，我們便也可能同樣做到，而根本的條件，就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要能够像蘇聯共產黨人那樣善於學習。

列寧認爲必須三番四覆地學習，學了不會又學，學了不會又學，一直要達到目的。

「我重複說一遍：由於我們有正確政策的結果，我們從人民大眾那裡獲得了信用和延期兌現，用新經濟政策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期票；但是在這種期票上沒有載着年月日，它們將何時要求兌現，你是不知道的。這就是危險之所在。這就是政治期票和普通期票的商業上的期票不同的特點。必須把我們一切的注意力集中在這一點上，而不要以爲在一切國營托拉斯及合辦公司中有着負責的和優秀的共產黨員爲滿足，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因爲這些共產黨員不善於作生意，他們遠不如在大工廠及大公司中受過訓練的那般普通的資本主義店員。我們沒有意識到這個事實，再用那同樣的偉大的俄羅斯語來說，共產黨

人的自負心在這裡還依然存在著。問題是在於負責的共產黨員——雖然是最好的，雖然是非常誠實，忠耿耿的，雖然他曾經忍受過苦役而不畏死難，但他却不會做買賣，因為他不是一個經營商業的人，他沒有學習過怎樣做生意，也不願意學習，也不了解他必須從A B C學起。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幹過世界上最偉大革命的革命家，一個爲衆目所注視（如果不是爲四十個金字塔所注視，則無論如何是爲歐洲四十個國家所注目）而抱着從資本主義下面解放出來的希望的人——他應當從一個普通的店員學習起，這個店員有十年的商店經驗，他懂得怎樣做生意；而負責的共產黨員與忠實的革命家，却不僅不知道經營商業，而且甚至他還沒有覺悟到他不知道經營商業這回事。

「因此，同志們，如果我們能把這種初步的愚昧與無知糾正過來，那末這將是一件巨大的勝利。我們在離開這個大會時，應當確信我們還不懂得這一點。以後應從A B C學起。畢竟我們還是革命家（雖然有許多人說——這不是完全沒有根據的——我們已經官僚化了），我們能够理解這種簡單的事情；即是在一件新的非常困難的工作上，應當善於好幾度從頭做起；如果在開始以後，你碰壁了，那末你再重新開始，那怕十次改作，直到你達到你的目的爲止。不要因爲你是一個共產黨員而裝腔作勢。而再自誇自大；要知道一個非黨的店員，也許是一個白黨——我們就確定他是一個白黨吧——很善於從事在經濟上必不可缺的一些事情，而你却是不會的。如果你是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有着成百的官職頭銜，又是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功臣」，如果你理解這一點，那你一定能達到你的目的，因爲這種事情是可以學會的。

「雖然在過去一年間（按：指一九二二年），我們有了小小的成績，但這些成績是微小不足道的。主要的事情，是一切共產黨人還沒有這種廣泛的認識和覺悟，就是在目前，我們——俄國負責的和最忠誠的共產黨員的這種本領，比任何一個舊式的店員都要差些。我再重複地說一遍，我們必須從頭學起。如果我們認識了這一點，那末，我們的考試是會合格的了。這一考試是很嚴重的，這一考試是由日益迫近的財政危機來舉行的；是由我們所從屬的與之聯系而不能分離的俄國的和國際的市

場來舉行的……這一考試是極嚴格的，因為在這裡，人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同上）

顯然，列寧告訴了我們：首先我們共產黨員要有廣泛的認識和覺悟（聽呵，是廣泛的認識呢，是廣泛的覺悟呢），知道了在這經濟工作方面我們比別人不行，而後我們才會去認真地學習，而後我們的考試才會合格。

因為社會主義與私人資本的「競爭是非常地激烈的」，社會主義必須能夠經得起——十分痛苦的財政危機的考試，經得起內外市場的考試，當時列寧是這末警告的：「這一考試是嚴格的，因為在這裡，人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能擊敗我們。」

列寧指出了管理事業的技能與文化程度是相關聯的：

「這裡，須要明白地提出問題：我們的力量究竟在那裡？我們缺少些什麼東西？政治的權力是十分足夠的。這裡未必有人會說，共產黨人，共產黨，在某一個實際問題上，在某一個事務機關當中，是缺少權力的。基本的經濟力量是在我們的手中，一切帶有決定意義的大企業，鐵路等等，都在我們手裡。

……缺少什麼東西，這是一目了然的：現在感到缺乏的，是管理國事的那部分共產黨員的文化程度。如果以莫斯科為例，它有負責的共產黨員四千七百人——如果我們拿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為例，那末我們就要問一問：究竟誰在領導着誰呢？我非常懷疑是不能够說：那些共產黨員是在領導着這個巨大的機構。

。老實說一句，並不是他們在領導着人家，而是人家領導着他們。這裡發生的事情，正如同童年時代人家講給我們的歷史故事，人家教我們說，有一個時候，一個民族征服了另一個民族，戰勝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則成了戰敗者。這是很簡單明瞭的。但是這些民族的文化如何呢？在這裡，事情就不大簡單了。如果戰勝的民族，其文化高於戰敗民族，則前者迫使後者接受其文化；在相反的場合，則戰敗的民族迫使戰勝的民族接受其文化。（按：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就是：戰敗的漢族結果迫使戰勝的契丹，女真，蒙古與滿洲諸族接受漢族的文化。）在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是不是也發生了這同樣的事情呢？這四千七百個共產黨員（這已近於一師的人數，並且

他們全體又是最優秀的)，是不是也服從了他人的文化呢？是的，在這裡人們可能得到這樣的印象，以爲在這種場合之下，戰敗者有着高度的文化。但實際的情形，決不是如此的。他們的文化是很可憐的渺小的。但是它比較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爲這些共產黨員缺少管理事業的技能。共產黨員在領導某一機關時——有時，怠工者們故意巧妙地迎合他們，以便利用他們作爲掩護物——常常被人欺騙和愚弄。承認這個事實，自然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或者至少是一件不大愉快的事情；然而我認爲這一點是必須加以承認的，因爲在現時，這正是問題的焦點所在。……

『蘇聯與俄國共產黨的負責的共產黨員，他們是否會理解到他們是不會管理呢？他們是否覺察到，他們自以爲是領導大家，而事實上他們是在被人家領導呢？如果他們覺悟到這一點，那末他們自然就能夠學習，因爲這是能夠學習到的。爲了這，是應當學習的；但是我們的同志却並不學習。我們的同志到處發命令出佈告，然而結果却與他們所希望的相去甚遠。』（同上）

在革命勝利的初期，我們是沒有法子不承認我們的文化是比較別人要低些，在我們中國，這事實是同樣明顯的。雖然在我們這裡，地主階級也罷，資產階級也罷，它們的文化程度，是更加可憐，更加渺小，但是還是像列寧所說的一樣：『它比我們的文化還是要高些，不論它如何的可憐與貧弱，然而它比我們負責的共產黨工作人員的文化水準總要高些，因爲我們缺少管理事業的技能。』這樣，我們是不能依靠發命令出佈告來解決問題的，我們必需而且也只能依靠學習來解決問題。在這裡，驕傲就會是愚蠢以至滅亡。

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列寧『論糧食稅』即已指出：

『不要害怕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門家「學習」，其中也向商人，也向小的合作社資本家，也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應按另一種形式，但實質上是與我們會向軍事專家學習並學會了一樣。』「學習」的結果，只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做得比旁邊資產階級專門家所做的好一些，要能夠用各種

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發達起來。爲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決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

寫這些話過了約近一年，列寧又說：

「如果共產黨人能够用他人的手來建設經濟，而自已則向這資產階級學習，並使資產階級走上利於我們所要走的道路時，那我們便能管理這種經濟了。但是，如果一個共產黨員自以爲我既是負責的共產黨員，我什麼都懂，我所戰勝的人要比店員高明得多，我們在前綫撕殺過，並且還不是同這樣的人撕殺哩——正是這種佔優勢的情緒在戕害我們。」（同上引在聯共十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因此，列寧指出了要善於與非黨人員合作。

「……務須辦到這一步，即：使那些與我們合作並在數量上遠超過我們好多倍的大批分子，能够這樣來進行工作，以便我們能善於監督和管理他們的工作，我們能理解這種工作，能用他們的手作出對共產主義有益的事情來。目前形勢的中心關鍵就在這裡，因爲雖然有個別的共產黨員已經理解了和看到了這一點，但是，我黨的廣大群眾對吸引非黨人員參加工作一點之必要，還沒有認識。……」

完全可以明白：列寧當時的這些意見是適用於現在的我們的。

我們要善於學習，要學習使自已會建設經濟；要學習在公營企業中，在合作社企業中，一方面，善於與非黨的專門家合作，善於向他們學習技能，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和暗害的特務分子，破壞分子及怠工者作鬭爭；要學習在建設整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的事業中，一方面，善於與那些擁護新民主主義政權、經營正當營業而能够並有能力組織生產的「文明的資本家」實行經濟的聯盟與經濟的共處，另一方面，則又須善於與那些經營投機事業而破壞國民經濟建設的「不文明的資本家」作鬭爭。而在這一學習過程中，我們是必須盡量發揮各地方各部門的創造積極性的。正如列寧「論糧食稅」的結論上所說過的：「在振興農業與工業的周轉中，無論如何要在各方面極力發展地方的主動性，首創性和獨立精神。研究這方面的實際經驗。這種經驗儘可能要是各式各樣的。」

如果有人擺起官僚架子，表現官僚習氣，既不善於學習這樣，也不善於學習那樣，而辦起事來一場糊塗，那就該怎樣辦呢？列寧主張把他交給法庭，加以審判和禁閉。列寧指出：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是好的，可是不善於處理實際工作，因循苟安，亂雜無章，胡衝亂撞。列寧說：

『在我們的鬥爭中，我們必須記牢，共產黨員是需要深思熟慮的。他們可以很漂亮地告訴你關於革命鬥爭，關於全世界鬥爭狀況的事情。但是，爲了打破絕望的貧困與窮乏，則須要成爲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可是他們不會這些。如果我們對負責的共產黨員加以指責，說他們作事不誠實，那是不對的。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可說不僅是誠實之人，而且證明了他們在沙皇制度顛覆以前以及革命之後的最困難的條件下面，都是忠於革命的人，可以說他們都是供獻了他們生命的人。因此，要想在這方面找出事業的原委來，那在根本上是錯誤的。我們所需要的，乃是對於最單純的國家事務之文化的處置。我們必須理解，這種事務是國家的事務，是商業上的事務；如果有何種障礙的話，就應當善於克服這些障礙，將那些犯有官僚習氣的人交給法庭。我想無產階級的法庭是善於懲辦的，然而爲了懲辦起訴，那就應當找到犯罪的人。我可以向你們擔保，在這一事件（按：列寧指當時一個向外國購買食品的事件）當中，是不會找到犯罪的人的，請你們都仔細考察一下，就可知道犯罪的人是沒有的，而所有的，只是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而已。……沒有一個人是善於處理事情的；沒有一個人懂得對於國家的事務是應當這樣來處理，而不應當那樣來處理。一切白黨及怠工者，都恰恰利用了這一個弱點。』

列寧所責備的那種從事各式各種無謂紛擾，奔忙與無意識的事情的人，也就是我們這裡平常所指的爬行的經驗主義者與煩瑣的事務主義者。在我們解放區，同樣地是如列寧所指出的：『問題的要點不在於握有政治權力，而在於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善於避免小的磨擦，以便國家經濟不要中斷。』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經驗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變成『一個深思熟慮，有教養，有條有理的人』呢？除了善於學習又學習，以便提高自己管理事業的技能，提高自己的文化，還有什麼別的方

法可以使得我們善於處理事情，善於管理經營，善於適當地佈置人員，並使我們經管和管理的事業能够迅速地趕過別人與競爭過別人呢？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四月間對於蘇聯共產黨工作所作的結論。現在同樣地變成我們今天在中國解放區從事建設工作的結論。列寧說：「現在，全部關鍵就在於先鋒隊不要害怕教育自己，改造自己，公開承認自己沒有充分準備和沒有充分本領等等。全部關鍵就在於現在要協同更無限廣泛和無限強大的群眾前進，務必協同農民一起前進，用事實、實踐和經驗證明給農民看，我們是在學習，並要學習來幫助他們，領導他們前進。在俄國目前的國際形勢下，在俄國目前的生產力狀況下，只有極緩慢地，極小心地，腳踏實地，千百次實際檢查在自己的每一步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閉幕時的演說）。

這結論也就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四五年一月的陝甘寧勞動英雄和模範工作者大會上所作的演講的最後兩句話：

「中國靠我們來建設，我們必須努力學習。」（兩三年內完全學會經濟工作）

